

蒋光慈短篇小说选

蒋光慈 编

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蒋光慈短篇小说选

蒋光慈 编

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2002-1-1

开本:850 × 1168毫米 1/32

ISBNL-ZXWX-0020/I246 定价 :12.00 元

蒋光慈短篇小说选

蒋光慈 著

目录

鸭绿江上.....	2
弟兄夜话.....	20
徐州旅馆之一夜.....	35
寻爱.....	45

鸭绿江上

那一年下学期，我们的寄宿舍被学校派到一个尼姑庵里。莫斯科的教堂很多，其数目我虽然没有调查过，但我听人家说，有一千余个。革命前，这些上帝的住所——教堂——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就同中国共和未成立以前的庙宇一样，可是到了革命后，因为无神论者当权，这些教堂也就大减其尊严了。本来异教徒是禁止进教堂的，而我们现在这些无神论者把尼姑庵一部分的房子占住了做寄宿舍，并且时常常见着庵内的尼姑或圣像时，还要你我说笑几句，一点儿也不表示恭敬的态度，这真教所谓“上帝”者难以忍受了。

我们的尼姑庵临着特威尔斯加牙大街，房屋很多，院内也很宽绰，并有许多树木，简直可以当作一个小花园。每天清早起来，或无事的时候，我总要在院内来回绕几个圈子，散散步。尼姑约有四十余人，一律穿一身黑的衣服，头上围披着黑巾，只露一个脸出来，其中大半都是面孔黄瘦，形容憔悴的；见着她们时，我常起一种悲哀的感觉。可是也有几个年纪轻些，好看一点的，因之我们同学中欲吊她们膀子的，大约也不乏其人。有一次晚上，我从外边走进院内，恰遇一个同学与一个二十几岁的尼姑，立在一株大树底下，对着说笑着，他们一见着我，即时就避开了。我当时很懊悔自己不应扰乱他人的兴趣，又想到，“你们也太小气了，这又何必……”从此我格外谨慎，纵不能成全他人的好事，但也不应妨害他人的好事！况且尼姑她们是何等的不自由，枯寂，悲哀……

恰好这一天晚上八点钟的时候，下了大雪；天气非常之冷，与我同寝室的是三个人——一个波斯人，一个高丽人，还有一位中国人C君。我们寝室内没有当差的，如扫地和烧炉子等等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做，实是实行劳动主义呢。这一天晚上既然很冷，我们就大家一齐动手，把炉子烧起；燃料是俄国特有的一种白杨树，白杨树块非常容易燃烧，火力也非常之大。炉子烧着了之后，我们大家就围坐起来，闲谈起来。我们也就如其他少年人一样，只要几个人坐在一块，没有不谈起女人的：“比得，你看安娜好不好？”“我今天在街上遇着了一位姑娘真是美貌！啊！她那双明珠似的眼睛。”“你娶过亲没有？”“我知道你爱上那一位了。”“唉！娶老婆也好也不好！”“……”我们东一句，西一句，大半谈的都是关于女人的事情。那一位波斯同学说得最起劲，口里说着，手脚动着，就同得着了什么宝物似的。可是这一位高而同学总是默默地不肯多说话，并且他每逢听到人家谈到恋爱的事情，脸上常现出一种悲戚的表情，有时眼珠竟会湿了起来。我常常问他：“你有什么伤心的事么？”他或强笑着不答，或说一句“没有什么伤心的事情”。他虽然不愿意真确地对我说，但我总感觉他有伤心的事情，他的心灵有很大的伤痕。

这位高丽同学名字叫李孟汉，是一个将过二十岁的美少年。他实在带有几分女性，同人说话时，脸是常常要红起来的；我时常同他说笑，在同学面前，我时常说他是我的老婆。当我说他是我的老婆时，他总是笑一笑，脸发一发红，但不生气，也不咒骂。我或者有点侮慢他，但我总喜欢他，爱与他亲近——就仿佛他的几份女性能给我一些愉快似的。同时，我又十分地敬重他，因为他很用功，很大量，很沉默，有许多为我所不及的地方。他不讨厌我，有时他对我的态度，竟能使我隐隐发生安慰的感觉。

我们围炉谈话，波斯同学——他的名字叫苏丹撒得——首先提议，以为我们大家今晚应将自己的恋爱史叙述出来，每人都应当赤裸裸地，不应有丝毫的瞒藏。这时 C 君出去找朋友去了。大家要求我先说，这实在把我为难住了。我说我没有恋爱过，无从说起。可是苏丹撒得说：“不行！不行！维嘉，你莫要撒谎！你这样漂亮的少年，难道说你在没有爱过女人，或被女人爱过？况且你又是诗人，诗人最爱的是女人，而女人也爱好诗人。李孟汉，你说是不是呢？”他向着李孟汉说，李孟汉但笑而不答，于是又转脸向着我，说：“你说！你说！撒谎是不行的！”我弄得没有办法，不说罢，他们是不依我的；说罢，我本没有有趣味的恋爱史，又怎么说起呢？不得已，我只得撒谎了，只得随嘴胡诌了。我说，我当作学生会会长的时候，有许多女学生写信给我，说我如何如何地有作为，文章做的是如何如何地好；其中有一个女学生长得非常之美丽，曾屡次要求我爱她，但我当时是一个白痴，竟辜负了她对于我的爱情。我说，我有一次在轮船上遇着一个安琪儿一般的姑娘，她的美貌简直是难以用言语形容出来；我想尽方法，结果与她亲近了，谈话了；她是一个极美丽而有知识的姑娘；在谈话中，我感觉得她对我表示很温柔的同情。我说至此，苏丹撒得兴奋起来了，便笑着说：

“这位美丽的姑娘是爱上你的了。你真是幸福的人啊！但是后来呢？”

“后来？后来，唉！结果不……不大好……”

“为什么呢？”苏丹撒得很惊异地说，“难道她不是你……”

“不，不是！我是一个蠢人。”

“维嘉！你说你是一个蠢人，这使我不能相信。”

“苏丹撒得！你听我说了之后，你就晓得我蠢不蠢了。我俩在轮船上倚着栏杆，谈得真是合意。我敢说一句，她对于我实在发生了爱苗，而我呢，自不待信。谁知后来船到岸的时候，她被她的哥哥匆匆忙忙地催着上岸，我竟忘记了问她的住址和通信处——我俩就这样地分别了。你们看，我到底蠢不蠢呢？我害了一些相思病，但是，没有办法。……”

“啊！可惜！可惜！真正地可惜！”苏丹撒得说着，同时也唏嘘着，似觉向我表示很沉痛的同情的样子。但李孟汉这时似觉别有所思，沉着，不注意我俩的谈话。

“你现在一言不发的，又想到什么事情了？”我面对着李孟汉说，“我现在将我的恋爱史已经说完了，该临到你头上了罢。我总感觉你的心灵深处有什么大悲哀的样子，但你从未说过；现在请你说给我们听听罢。我的爱，我的李孟汉（我时常这样地称呼他）！否则，我不饶恕你。”他两眼只是望着我，一声也不响，我又重复一遍说：“我已经说完了，现在该你说了，我的爱，你晓得么？”

李孟汉叹了一口气，把头低了，发出很低的，而且令人觉得是一种极悲哀的声音：

“你们真要我说，我就说。我想，我在恋爱的国度里，算是一个最悲哀的人了！”

“那么，就请你今晚将自己的悲哀说与我们听听，”苏丹撒得插着说。

“今年三月间，我得着确信，是一个自汉城逃跑来俄的高丽人告诉我的：我的爱，我的可怜的她，在悲哀的高丽的都城中，被日本人囚死在监狱里了。”李孟汉说着，几几乎要哭出来的样子。

“哎哟！这是何等的悲哀啊！”苏丹撒得很惊叹地说。但我这时一声不响，找不出话来说。“但是因为什么罪过呢，李孟汉？”

“什么罪过？苏丹撒得，你怕不知我们高丽的情形罢。我们高丽自从被日本侵吞之后，高丽

的人民，唉！可怜啊！终日在水深火热之中，终日在日本人几千斤重的压迫之下过生活。什么罪过不罪过，只要你不甘屈服，只要你不恭顺日本人，就是大罪过，就是要被杀头收监的。日本人视一条高丽人的性命好像是一只鸡的性命，要杀便杀，有罪过或无罪过是不问的。可怜我的她，我的云姑，不料也被万恶的日本人虐待死了！……”

李孟汉说着，悲不可抑仰；此时我心中顿觉有无限的难过。大家沉默了几分钟；李孟汉又开始说：

“我现在是一个亡命客，祖国我是不能回去的——倘若我回去被日本人捉住了，我的命是保不稳的。哎哟！我的好朋友！高丽若不独立，若不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我是永远无回高丽的希望的。我真想回去看一看我爱人的墓草，伏着她的墓哭一哭我心中的悲哀，并探望探望我祖国的可怜的，受苦的同胞；展览展览我那美丽的家园；但是我呀，我可不能够，我可不能够！……”

李孟汉落了泪；苏丹撒得本来是爱说话的人，但现在也变成沉默的白痴了。我看看李孟汉他那种悲哀的神情，又想想那地狱中的高丽的人民，我就同要战栗的样子。李孟汉用手帕拭一拭眼，又望着我说：

“维嘉！你真猜着了。你时常说我有什么悲哀的心事，是的，祖国的沦亡，同胞的受苦，爱人的屈死，这岂不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么？维嘉！我若不是还抱着解放祖国的希望，还想无论何时能够见见我云姑的墓草，我怕久已要自杀了。我相信我自己的意志可以算得是很坚强的。我虽然有无涯际的悲哀，但我还抱着热烈的希望。我知道我的云姑是为着高丽而死的，我要解放高丽，也就是安慰我云姑的灵魂，也就是为她报仇。维嘉！你明白我的话么？”

“我明白你的话，李孟汉，不过我想，希望是应当的，但悲哀似乎宜于减少些，好，现在就请你述一述你与云姑恋爱的经过罢。明日上午半天没有课，拉季也夫教授病了，我们睡迟些不要紧。苏丹撒得，你在想什么了？为什么不做声了？”

“我听他的话，听得呆了。好，李孟汉，现在就请你说恋爱的历史罢。”

李孟汉开始叙述他与云姑的历史：

“唉！朋友！我真不愿意说出我同云姑中间的恋爱的历史——不，我不是不愿意说，而是不忍说，说起来要使我伤心，要使我流泪。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我的云姑那样更美丽的，更可爱的，更忠实的，更令人敬佩的女子！也许实际上是有的，但对于我李孟汉，只有云姑，啊，只有云姑！你们时常说这个女子好，那个女子漂亮……我总没有听的兴趣，因为除了云姑而外，再也没有女子可以占领着我的爱情，引诱我的想象。我的爱情久已变为青草，在我的云姑的墓土上丛生着；变为啼血的杜鹃，在我的云姑的墓旁白杨枝上哀鸣着；变为金石，埋在我的云姑的白骨的旁边，当作永远不消灭的葬礼，任你一千年也不会腐化；变为缥缈的青烟，旋绕着，缠绵着，与我的云姑的香魂化在一起。朋友，我哪有心肠再谈女子的事情，再做恋爱的美梦呢？……”

“高丽是滨海的岛国，你们只要是读过地理，大约都是晓得的。说起来，我们的高丽实在是一个气候温和，风景美丽的地方。高丽三面临海，而同时又位于温带，既不枯燥，又不寒冷，无论山川也罢，树木也罢，蒙受着海风的恩润，都是极美丽而清秀的。高丽国民处在这种地理环境之中，性情当然生来就是和平而温顺的，所谓文雅的国民。可惜高丽自从被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吞之后，文雅的高丽的国民沉陷于无涯际的痛苦里，不能再享受这美丽的河山，呼吸温暖的海风所

荡漾着的空气。日本人将高丽闹得充满着悲哀，痛苦，残忍，黑暗，虐待，哭泣……日月无光，山川也因之失色。数千年的主人翁，一旦沦于浩劫，山川有灵，能不为之愤恨么？哎哟！我的悲哀的高丽！”

“维嘉！你大约知道鸭绿江是高丽与中国的天然的国界罢。鸭绿江口——江水与海水衔接的地方，有一虽小然而极美丽的 C 城。C 城为鸭绿江出口的地方，因交通便利的关系，也很繁华；又一面靠江，一面凭海，树木青葱，山丘起伏，的确是风景的佳处。唉！算起来，我已经六年离开美丽的 C 城的怀抱了！我爱高丽，我尤爱高丽的 C 城，因为它是我的生长地；因为它是我与云姑的家园，是我与云姑一块儿从小时长大的乡土。朋友，我真想回到 C 城，看看我与云姑当年儿时玩耍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但是，现在对于我李孟汉，这真是幻想啊！”

“C 城外，有一柳树和松树维生的树林，离城不过一里多地。这树林恰好位于海岸之上，倘若我们坐船经过 C 城时，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个黑乌乌的树林，并可以看见它反射在海水中的影子。树林中尽是平坦的草地，间或散漫地偃卧着有几块大石头——它们从什么地方搬来的呢？我可说不清楚。这块树林到冬天时，柳树虽然凋残了，然因有松树繁茂着自己的青青的枝叶，并不十分呈零落的现象。可是到了春夏的时候，柳丝漫舞起来的绿波，同时百鸟歌唱着不重样的天然的妙曲，鸣蝉大放起自己的喉咙，从海面吹来令人感觉着温柔的和风，一阵阵地沁得人神清气爽——这树林真是一个欣赏自然妙趣的所在啊！”

“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只要是天不下雨，有一对小孩——一个男的和——差不多整日地在这树林中玩耍。两个孩子年纪相仿佛，都是六七岁的样子；照着他俩的神情，简直是一对人间的小天使！那个男孩子我们暂且不讲，且讲一讲那个天使似的女孩子：她那如玫瑰一般的小脸，秋水一般的有神的眼，朱砂一般的嫩唇，玉笋一般的小手，黑云一般的蓬松松的发辮，更加上她那令人感觉着温柔美善的两个小笑涡，唉！我简直形容不出来，简直是一个从天上坠下来的小天使啊！朋友，你们或者说我形容过火了，其实我哪能形容她于万一呢？我只能想象着她，然而我绝对形容不好她。”

“这一对小孩子总是天天在树林中玩耍：有时他俩在树林中顺着草地赛跑；有时他俩捡树棍子盖房子，笑着说这间厢房我住，那间厢房你住，还有一间给妈妈住；有时他俩捡小石头跑到海边抛到水里，比赛谁抛得远些，而且落得响些；有时他俩并排仰卧在草地上，脸向着天空，看一朵一朵的白云飞跑；有时他俩拿些果品烧锅办酒席请客；有时他俩并排坐着，靠着大石头，叙诉些妈妈爸爸的事情，听人家说来的故事，或明天怎样玩法；有时他俩手携着手并立在海岸上，看船舶的往来，或海水的波荡……他俩虽然有争吵的时候，但总是很少，并且争吵后几秒钟又好将起来，从未记过仇。他俩是分不开的伴侣，差不多没有不在一块儿的时候。一对小孩子无忧无虑，整日培育在自然界里，是何等的幸福啊！”

“朋友，这一对小孩子就是十几年前的我与云姑。唉！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过去的已经过去，怎样才能恢复转来呢？怎样想办法可以使我与云姑重行过当日一般的幸福生活呢？想起来，我好生幸福，但又好生心痛！”

“我与云姑都是贵族的后裔：我姓李，云姑姓金，金李二族在高丽是有名的贵族，维嘉，你或者是晓得的。自从日本将高丽吞并后，我的父亲和云姑的父亲都把官辞去了，退隐于林下。她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照着亲戚讲，又是极亲近的表兄弟。我俩家都住在树林

的旁边，相距不过十几步路。他俩老人家深愤亡国的羞辱，同胞的受祸；但一木难支大厦，无能为力，因此退隐林泉，消闲山水。他俩有时围炉煮酒，谈到悲哀的深处，相与高歌痛哭。那时我与云姑年幼无知，虽时常见两位老人家这般模样，但不解其中的原由，不过稚嫩的心灵起一番刺激的波动罢了。后来我与云姑年纪渐渐大了。因之他俩老人家所谈的话，也渐渐听得有几分明白，并且他俩老人家有时谈话，倘若我俩在旁时，常常半中腰把话停止了，向我俩簌簌地流泪——这真教我两个稚嫩的心灵上刻了不可消灭的印象。”

“现在且不说他俩老人家的事情。我与云姑真是生来的天然伴侣，从小时就相亲相爱，影不离形地在一块儿生活。我俩家是不分彼此的，有时她在我家吃饭，有时我在她家吃饭，吃饭总要在一张桌子上，否则，我两个都吃不下饭去。她的母亲和我的母亲，也就如她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一样，也是和睦得非常，对于我俩的态度，也从未分过畛域的。我与云姑处在这种家庭环境之下，真是幸福极了！后来我俩年纪大了些，便开始读书，云姑的父亲当教师。我俩所念的书是一样的，先生给我俩上书讲得一样多，可是云姑的慧质总比我聪明些，有时她竟帮助我许多呢，每日读书不过三四小时，一放学时，我俩就手牵着手儿走到林中或海边上玩。”

“啊！我还记得有一次，说起来倒是很有趣的：离我俩家不远有一位亲戚家，算起来是我的表兄，他结婚的时候，我与云姑被两位母亲带着去看了一回；第二天我俩到林中玩耍时，就照样地仿效起来——她当作新娘子，我当作新郎。这时正是风和草碧，花鸟宜人的春天。我俩玩得没趣，忽然想起装新娘和新郎的事情来，于是我采了许多花插在她的发辮上，她也就低着头装作新娘的样子，我牵着她的手一步一步地走。我俩本是少小无猜，虽然装作新娘和新郎的模样，实还不知新娘和新郎有什么关系，一对小新人正走着走着；忽然从林右边出现了两个人，原来是她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他俩走到我俩的面前来，疑惑地问道：‘你俩为什么这种模样儿？’我俩虽然是这般地游戏：但见他俩老人家走来时，也不觉表示出一种羞答答的神情。‘我俩装新娘和新郎，她是新娘，我是新郎——我俩这般玩。’我含羞地答应了一句，两位老人家听着笑起来了。我的父亲向她的父亲问道：‘老哥！你看这一对小新人有有趣呢？’云姑的父亲用手抚弄着自己细而长的胡须，向着我俩很慎重地看了几眼，似觉起了什么思索也似的，后来自己微笑着点一点头，又向我的父亲说道：‘的确有趣！不料这两个小东西玩出这个花样儿。也好，老弟，我俩祝他俩前途幸福罢。……’当时我不明白云姑的父亲说话的深意——他已把云姑暗暗地许给我了。”

“光阴如箭也似地飞跑，真是过得快极了。我与云姑的生活这样慢慢地过去，不觉已经到十一二岁时期。我俩的年纪虽然一天一天地大了，但我俩的感情并不因之生疏，我俩的父母也不限制我们。每天还是在—块儿读书，—块儿在林中玩；云姑的父亲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他并不以冬烘先生的态度对待我俩，有时他还教授一些歌儿与我俩唱。在春天的时候，林中的鸟声是极好的音乐，我与云姑玩到高兴时，也就唱起歌儿，与鸟声相应和。啊！说起鸟来，我又想起来—樁事情了：有一天晚上，我的一位堂兄由家里到我家来，他带来一只绿翠鸟给我玩，这绿翠鸟是关在竹笼子里头的。我当时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只绿翠鸟是极美丽，极好看的：红嘴，绿羽，黄爪，真是好玩极了！我不知道在你们的国度里，有没有这样美丽的鸟儿，但在我们高丽，这绿翠鸟算是很美丽的了。因为天太晚了，云姑怕已睡着了，我没有来得及喊她来看我新得的宝贝。我这一夜简直没有入梦，一会儿担心鸟笼挂在屋檐下，莫要被猫儿扑着了；一会儿想到明天云姑见到绿翠鸟时，是何等地高兴；一会儿想到可惜堂兄只带了一只绿翠鸟给我，若带来两只时，我分一只

给云姑，岂不更好么？……因为一只绿翠鸟，我消耗了一夜的思维。”

“第二天刚一黎明的时候，我就从床上起来，母亲问我为什么起得这样早，我含糊答应了几句，连脸也不洗，就慌里慌张地跑到云姑家里来了。这时云姑还正在酣睡，我跑到她的床沿，用手将她摇醒，‘快起来！快起来！云姑！我得到了一只极好看的绿翠鸟，唉！真好看呀！你快快起来看……’云姑弄得莫名其妙，用小手揉一揉两只小眼，看看我，也只得连忙将衣穿起，下了床，随着我，来到我的家里。我把鸟笼从屋檐取将下来，放在一张矮凳上，教云姑仔仔细细地看。云姑果然高兴的不得了，并连说，‘我们要将它保护好，莫要将它弄死了，或让它飞了。’谁知云姑抚摩着鸟笼，不忍释手，不注意地把鸟笼的口子弄开了——精灵的绿翠鸟乘此机会便啾地一声飞去了，飞到天空去，霎时间无影无踪。我见着我的宝贝飞去了，又气又恼，便哭将起来，向着云姑责骂：‘我叫你来看它，你为什么将它放了？……你一定要赔我的绿翠鸟，否则我绝不依你……我去找你的妈妈说理去……哼……哼……’云姑见鸟飞去了，急得脸发红，又见我哭了，并要求她赔偿，她于是也放声哭了。她说，她不是有意地把绿翠鸟放飞了；她说，她得不到绿翠鸟来赔我……但我当时越哭越伤心，硬要云姑赔偿我的绿翠鸟。我两个哭成一团，惊动了我的母亲和父亲，他俩由屋内跑出来问，为什么大清早起这样地哭吵起来，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哭着说：‘云姑把我的绿翠鸟放飞了，她一定要赔我的。……’云姑急着说：‘不，不是！我不是有意地把绿翠鸟放飞了。汉哥要我赔他的，我从什么地方弄来赔他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一只鸟儿飞了，也值得这样地闹得天翻地覆？云姑！好孩子，你莫要哭了，绝不要你赔，你回去罢！’云姑哭着回去了；我的母亲抚着我的头，安慰了我一番，我才止了哭。”

“这一天我没有上学，整天闷闷地坐在家里，总觉着有什么失去了的样子，心灵上时起一种似悲哀又非悲哀的波浪，没有平素那般的愉快平静了。这并不是因为失去了绿翠鸟，而是因为云姑不在面前，我初尝受孤寂的苦味。由感觉孤寂而想起云姑，由想起云姑而深悔不应得罪了云姑，使云姑难过。‘唉！总是我的不是！一只绿翠鸟要什么紧呢？况且云姑又不是有意地这样做……她也爱绿翠鸟呀！……我为什么要强迫了她？……总都是我的不是，我应当向她赔罪。但是，云姑见我这样地对她不好，怕一定要不理我了罢？倘若我去赔罪，她不理我，究竟怎么好？……’我想来想去，不知如何办才好，最后，我又哭了，哭得更为悲哀；不过这种哭不是为着绿翠鸟，而是为着云姑，为着我自己不应以一只绿翠鸟得罪了云姑。……”

“朋友，这是我有生第一次感受着人间的悲哀！我已决定向云姑赔罪，但怕云姑真正生了气，不愿再理我了。恰好到刚吃晚餐的时候，云姑家用的一个老妈送一封信给我，照着信封面的字迹，我知道这是云姑写给我的，我惭愧地向老妈问一声，‘云姑今天好么？’‘云姑？云姑今天几几乎哭了一天，大约是同你吵嘴了罢。唉！好好地玩才对，为什么你又与她斗气呢？你看，这一封信是云姑教我送给你的。’老妈不高兴地将话说完就走了。我听了云姑几几乎哭了一天，我的一颗小心落到痛苦的深窟里，深深地诅咒自己为什么要做出这样大的罪过来。我将信拿在手里，但我不敢拆开，因为我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与我讲和的话，还是与我绝交的话。我终于战兢兢地把信扯开了。……”

苏丹撒得不等李孟汉说完，赶紧地插着问：“信里到底写什么呢？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李孟汉，我替你担心呢。”李孟汉微微地笑了一笑，用手把炉内的白杨树块架一架，便又接着说自己的故事：

“自然是好消息啊！我的云姑对于我，没有不可谅解的。这一封信里说：‘亲爱的汉哥！我承认我自己做错了事，损失了你所心爱的东西，但是，汉哥啊！请你原谅我，我不是有意地在你面前做错事啊！你肯原谅我吗？我想你一定可以原谅我！我今天没有和你在一起，我心里是如何难过啊！汉哥！我的两眼都哭红了，你可怜我一些儿罢！倘若你可怜我，请你明早在我们平素所靠的大石前等我，我来向你谢罪。……’我读了这一封信，朋友，你们想想我是如何高兴呢。但同时我又惭愧的不得了；我本应当向她谢罪，而她反说向我谢罪，反要我可怜她，唉！这是如何使我惭愧的事啊！”

“第二天日出的时候，我起来践云姑的约，向着海边一块大石走去，谁知云姑先我而至。她已站在那儿倚着大石等我呢，我喊一声‘云姑！’她喊一声‘汉哥！’——我俩互相看着，说不出别的话来；她两眼一红，扑到我的怀里，我俩又拥抱着痛哭一场。为什么哭呢？喜欢过度么？还是悲哀呢？……当时哭的时候，没有感觉着这些，现在我也答应不出来。这时青草上闪着鲜明的露珠，林中的鸟儿清婉地奏着晨歌，平静的海时起温柔的波纹……一轮新鲜而红润的朝阳慢慢地升起，将自己的柔光射在—对拥抱着痛哭的小孩身上。”

李孟汉说到此处停住了。他这时的脸上很显然地慢慢增加起来悲哀的表情，一点儿愉快的笑痕渐渐从他脸上消失下去了。他将两手合拢着，两眼不转睛地向着炉中的火焰望。我虽然没有研究过心理学，但我感觉到他这时的心弦又起悲哀的颤动了。沉默了几分钟，苏丹撒得是一个急性人，无论什么事都要追根问到底，不愿再继续着忍受这种沉默了，便向李孟汉说道：“你的故事还未说完啦，为什么你不继续说了？我听得正高兴，你忽然不说了，那可是不行啊！李孟汉，请你将你的故事说完罢，不然的话，我今夜一定是不能入梦的。维嘉已经说过，明天上半天没有课，我们睡迟些不要紧，你怕什么呢？快说，快说，李孟汉。”我当然是与苏丹撒得表同情的，便也怂恿着李孟汉将故事说完。我平素是睡得很早的，这天晚上却是一个例外，睡神不来催促我，我也不感觉到一点儿疲倦。

李孟汉还是沉默着。我也急起来了；苏丹撒得如生了气的样子，将李孟汉的左手握住在自己的两手里，硬逼迫他将故事说完。李孟汉很可怜的样子，向我俩看了几眼，似觉是要求我俩怜悯他，他不得已又重行开口了：

“唉！我以为说到此地倒是适可而止，没有再说的必要了；再说下去，不但我自己要难过不了，就是你们听者怕也不会高兴的。也罢，苏丹撒得，你把我的手放开，我说就是了。唉！说，说……我哪有心肠说下去呢？……你们真是恶作剧啊！……”

“自从我与云姑闹了这一次之后，我俩间的情爱更加浓厚起来了。不过我俩的情爱随着我俩的年纪——我与云姑同年生的，不过我比她大几个月——渐渐地变化起来了。从前的情爱完全是属于天真的，是小孩子的，是不自觉的，可是到了后来，这种情爱渐脱离了小孩子的范围，而转到觉悟的时期：隐隐地我俩相互地觉着，我俩不得不相爱，因为我是她的，她是我的，在将来的生活是永远不可分离的伴侣。朋友，我真描写不出来这时期的心境，而且我的俄国话说得不十分好，更没有文学的天才，我真是形容不好啊！”

“光阴快得很，不已地把人们的年纪催促大了——我与云姑不觉已到了十四岁。唉！在十四岁这一年中，朋友，我的悲哀的不幸的生活算开始了。俗话说‘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暂时的祸福。’在我们高丽，朋友，暂时的福是没有的，可是暂时的祸，说不定你即刻就可以领受着。你或

者坐在家里没有做一点儿事情，但是你的性命并不因此就可以保险的。日本人的警察，帝国主义者的鹰犬，可以随时将某一个高丽人逮捕，或随便加上一个谋叛的罪名，即刻就杀头或枪毙。唉！日本人在高丽的行凶作恶，你们能够梦见么？任你们的想象力是如何富足，怕也不会想象高丽人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虐待到什么程度啊！”

“我的父亲是一个热心恢复高丽独立的人，这是为我所知道的。在这一年有一位高丽人暗杀了某日本警官，日本当局竟说我父亲是主使的嫌疑犯——这个底细我实在不晓得了。结果，我的父亲被捉去枪……毙……了……”

苏丹撒得骇得站将起来，连喊道：“这真是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唉！我不料日本人在你们高丽这般地作恶！……”我听了李孟汉的话吃了一大惊，苏丹撒得这种态度又把我骇了一跳。李孟汉又落了泪。接着他又含着哭声断断续续地说道：“我的父亲被日本人枪毙了之后……我的母亲……她……她……唉！可怜她……她也投海死了……”苏丹撒得瞪着两眼不作声，简直变成了木偶一般；我似觉我的两眼也潮湿起来，泪珠几乎从眼眶内进涌出来了。大家重行沉默下来。窗外的风此时更呜呜地狂叫得厉害，俄而如万马奔腾，俄而如波涛怒吼，俄而如千军哭喊，俄而如地覆天翻。……这是悲悼高丽的命运呢，还是为李孟汉的不平而鸣呢？

李孟汉止了哭，用手帕拭一拭眼泪，又悲哀地继续着说道：

“倘若没有云姑，倘若没有云姑的婉劝，朋友，我久已追随我的父母而去了，现在这个地方哪里有我李孟汉，你们又哪里能在这莫斯科见着我的面，今晚又哪里能听我说话呢？……啊！云姑是我的恩人！啊！云姑是我的生命的鼓励者！”

“我的父母双双惨死之后，剩下了一个孤苦伶仃的我；云姑的父亲（他也差一点被警察捉去了，但经过许多人证明，幸得保安全）将我收留在他家里，待我如自己的儿子一样。可是我总整日不住地哭泣，总是想办法自杀，因为我觉着父母既然惨死，一个孤零零的我没有再活的兴趣了。云姑不为着我，当然也是悲哀极了；她几乎连饭都吃不下去。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子，她感觉我的态度异常，生怕我要做出一些自寻短见的事情，于是她特别留意我的行动。我曾向她表示过要自杀的心思，她听着就哭起来了。她百般地哀劝我，她指示我将来一些应走的道路。唉！我的云姑，她真是一个可敬佩的姑娘！她的见识比我的高超几倍：她说我应当留此身为将来用，将来总有报仇的一天；她说，死了没有用处，大丈夫不应当自寻短见；她又说，倘若我死了，她一定要哭死，试问我的心能忍么？……我觉着云姑的话合乎情理，她的颖慧的心眼实为我不及。于是我将自杀的念头就抛却了。并且我当时虽然想自杀，但心头上总还有一件挂念而不能丢的东西——这东西是什么呢？这就是云姑，寄托我的生命的云姑！朋友，你们想想，倘若没有云姑鼓励着我，现在你们有与我李孟汉相处的机会么？”

“从这时起，云姑简直变成了我的温柔慈善的母亲了。她安慰我，保护我，体贴我，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我虽然有同她生气的时候，但她都能容忍下去，毫不见怪于我。唉！我的云姑，我的可爱的云姑，可惜我不能再受她的柔情的润泽了！……”

“这样平静地又过了两年，云姑越长越好看，越长越比从前标致了！她的美丽，唉！我简直形容不出来——是啊，我也不应当拿一些俗字眼来形容她那仙人般的美丽！也许世界上还有比我云姑更为美丽的女子，但在我的眼中，朋友，你们所说的美丽的女子，简直不能引起我一丝一毫的注意啊。你们平素或笑我是老学究，不爱谈论女子的事情，唉！你们哪里知道我的爱情如一块

墓穴一样，已经被云姑整个地睡去了，不能再容别人的占领呢？我并不是为云姑守节，乃是以为世界上没有比云姑更可爱的女子了；我领受了云姑的爱，这已经是我此生的大幸，不愿再希望别的了。朋友，你们明白我么？你们或者很不容易明白我！……”

“我已经是到了十六岁了。日本人，唉！凶恶的日本人能任我这样平安地生活下去么？杀了我的父亲，逼死了我的母亲，这还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还要，唉！还要我这一条命！我不知高丽人有什么对不起日本人的地方，致使他们一定要灭高丽人的种，一定要把高丽人杀得一个不留。……我年纪渐渐大了，日本的警察对于我的注意和监视，也就渐渐紧张起来了。布满了警察要逮捕我的风声。云姑的父亲见着这种情形，深恐日本人又下毒手，说不定什么时候把我捉去杀了。他老人家日夜战兢兢地，饮食不安；我呢，我自己倒反不以为意的样子。一日，他老人家把我喊到面前，四顾无人，他对我簌簌地流下了泪，我这时真是莫知所以。他含着哭声向我说道：‘汉儿，自从你父母死后，我视你如自己的亲生的儿子一般，你大约也感觉得到；我本想将你放在自己的面前扶养成成人，一则使你的父母在九泉下也能瞑目，二则也尽尽我对死友的义务，况且我已把云姑许给你了呢？但是现在，我的汉儿，这高丽你不能再居住下去了……日本的警察对于你，唉！谁知道他们怀着什么恶意呢！倘若你一有不幸，再遭了他们的毒手，那我怎么能对得起你，又怎么能对得起你的亡故的父母呢？唉！我的汉儿！事到如今，你不得不早为脱逃之计，我已经替你预备好了，就是今晚，你……你……你一定要离开这悲哀的高丽……他年……啊！他年或有见面的机会！……’云姑的父亲情不自己地放声哭了。我这时简直如晴天遇着霹雳一般，无所措手足，不知说什么话才好。朋友，你们试想我这时的心境是什么样子！唉！一个稚弱的我忽然遇着这个大难题，朋友，你们想想怎么样子解决呢？我这时没有话讲，我只是哭，我只好唯他老人家的命是从。”

“但是我的云姑呢？她曾否已经晓得了她父亲这时对我所说出来的意思？啊！贤慧的云姑！明大义的云姑！她已经晓得了；并且我怎么样逃难的方法……都是她与她的父亲商量好的。她岂是愿意如此做吗？她岂是愿意我离开她，忍心让我一个人去向异邦飘泊吗？不愿，绝对地不愿啊！但是为着我的安全，为着我的将来，她不得不忍心将我送出悲哀的高丽！唉！她是如何地难过啊！她的父亲向我说话的时候，即是她一个人在自己的房内哭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即是她肝肠寸断的时候。……”

“这一天晚上十点钟的时候，有一个老人驾一只渔船，静悄悄地泊于鸭绿江上一处无人烟的地方，伏在芦苇深处的岸边。在黑暗的阴影中，一对小人儿脚步踉跄地，轻轻地走到这泊渔船的岸边来。这是要即刻生离的一对鸳鸯，任你是谁，唉！任你是谁也形容不出他俩心境是如何地悲哀啊！他俩到了岸边之后，忽然将手里拿的小包袱掷在地下，搂在一起，只是细微地呜呜地哭泣，不敢将哭声稍微放高些。‘我的汉哥！你这一去……我希望你好好地珍重……我永远……你的……只要世界上正义存在……我们终……终有团聚的一日！……’‘我的云姑！唉！我的心……碎……了……我将努力完成你的希望……除了你……世界上没有第二人……唉！你是我心灵的光……光……’他们哭着说着，唉！这是如何悲哀的一幕！渔船上的老人下了船走到岸上来，将他俩用手使劲地一分，壮重地说道：‘还哭什么！是好汉，总有恢复高丽自由的一日，总有夫妻团聚的一日！现在光哭是没用的！云姑！你回去，回去，切莫在这儿多站了，谨防被人看见。’老人将话说完，便一把将这少年拉到渔船上，毫不回顾地摇桨而去。大约云姑还立在岸上望，一

直望到渔船望不见了的时候为止。”

“唉！朋友，我的亲爱的朋友啊！又谁知这鸭绿江畔一别，便成为永别了……高丽或有自由的时期，但我的云姑，我的云姑啊，我永远再见不着她的面了！说什么总有团聚的一日，……鸭绿江畔是我永远的纪念地！年年江水呜咽，是悲鸣着高丽的命运，是替我那可怜的云姑吐恨！……”

“我曾在这一天夜里逃到中国地界过了两年，又由中国跑到这解放后的俄国来，当了两年红军中的兵士，不知不觉地到现在，离开高丽已经有六七年了；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没有一分钟不恋在高丽和我云姑的身上！我出奔后从未接过云姑的一封信，实际上我俩也没有通信的可能。我实指望有与她团聚的一日，又谁知她在今年正月初又被日本人害死了！唉！江河有尽头，此恨绵绵无尽期！”

“到底你的云姑是因为什么罪名死的呢？”我插着问，李孟汉把眉一皱，发出很低微的声音，“因为什么罪名死的？听说她是高丽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妇女部的书记，她有一次参加工人集会，被日本警察捉住了，定她一个煽动罢工的罪名，于是将她收了监，于是她屈死在监狱里。听说在审判的法堂上，她大骂日本人的蛮暴，并说倘若高丽的劳动群众没有死完的时候，则自由的高丽终有实现的一日。啊，这是何等的壮烈啊！这种壮烈的女子，我以为比什么都神圣。朋友们，除了这个神圣的她而外，你们能替我再找一个更可爱的女子么？……”李孟汉将话说到此地，忽然出去找朋友的C君回来了。C君淋了一身的雪，好像一个白鹭鹭一样，我们忽然将注意点挪到他的身上了——我们的谈话也就中止了。

时候已经是十二点过了，我们将炉火扑灭，各自就寝。但我听见李孟汉上床后，还好久没有睡着，尽在那里翻身叹气。

弟兄夜话

江霞自 R 国回国之后，蛰居于繁华吵杂的上海，每日的光阴大半消磨在一间如鸟笼子一般的小亭子里。他在 S 大学虽然担任了几点钟的功课。藉以为维持生活的方法，使肚子不至于发生问题，然而总是镇日地烦闷，烦闷得难以言状。这并不是因为江霞自负是一个留学生，早怀着回国后大出风头的愿望，而这种愿望现在不能达到；也不是因为江霞有过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奢望，而现在这种奢望没有达到的机会；也不是因为他的心境回到数年前的状态，又抱起悲观来了。不是，绝对的不是！他到底为什么烦闷？简单地说，他的烦闷不是因为要做官或是因为要发财，而是因为这上海的环境，这每日在江霞眼帘前所经过的现象，使江霞太感觉不安了。江霞每日在上海所看见的一切，使江霞不自由地感觉着：“唉！这上海，这上海简直使我闷煞了！这不是我要住的地方，这简直是地狱。……”

江霞在冰雪的 M 城居住了数年，深深地习惯了 M 城的生活。现在忽然归到灰色的中国，并且是归到黑暗萃聚的上海，一切眼所见的，耳所闻的，迥然与在 M 城不同，这的确不能不使他感觉着不安。论起物质方面来，上海并不弱于 M 城：这里有的是光滑平坦的马路，高耸巨大的洋房，繁华灿烂无物不备的商店；这里有的是车马如龙，士女如云……总而言之，这里应有尽有，有什么不及 M 城的地方？难道说 M 城比上海还美丽些么？江霞为什么感觉着不安？上海简直是乐地！上海简直是天堂！上海有别的地方没有的奇物异事，江霞还要求一些什么呢？既不要升官发财，又不抱悲观的态度，那么江霞就应当大行乐而特行乐了，又何必为无益的烦闷呢？

但是江霞总感觉着烦闷，总感觉这上海不是他要住的地方，总感觉 M 城所有的一件东西是上海所没有的，而这一件东西为江霞所最爱的，为江霞心灵所最维系的东西——江霞既然在上海见不着这一件东西，所以他烦闷得非常，而时常要做重游 M 城的甜梦。这一件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不是 M 城所特有的歌舞剧，不是那连天的白雪，也不是令江霞吃着有味的黑面包，而是 M 城所有的新鲜的，自由的，光明的空气。

在 M 城，江霞可以看见满街的血旗——人类解放的象征——可以听见群众所唱的伟大的《国际歌》和童子军前列乐队所敲的铜鼓声。但是在上海呢？红头阿三手中的哭丧棒，洋大人的气昂昂，商人的俗样，工人的痛苦万状，工部局的牢狱高耸着天，黄包车夫可怜的叫喊……一切，一切，唉！一切都使得江霞心惊胆战！或者在上海过惯的人不觉得，但是在 M 城旅居过几年的江霞，蓦然回到上海来，又怎能免去不安的感觉呢？不错！上海有高大的洋房，繁华的商店，如花的美女，但是上海的空气太污秽了，使得江霞简直难于呼吸。他不得不天天烦闷，而回忆那自由的 M 城。……

江霞回到上海已经有三个多月了，在这三个多月之中，有时因为烦闷极了，常常想回到那已离别五六年的故乡去看一看。故乡在 A 省的中部，介于南北之间。山水清秀，风景幽丽，的确是避暑的佳地。父母的慈祥的爱，弟兄们的情谊，儿时的游玩地，儿时的伴侣，诸小侄辈们的天真的欢笑，……一切都时常萦回在江霞的脑际，引诱江霞发生回家的念头，似觉在暗中喊呼：“江霞！江霞！你来家看看罢！这里有天伦的乐趣，这里有美丽的景物，这里可以展舒疲倦的胸怀……”

啊！好美丽的家园！应当回家去看一看，休息一休息，一定的！一定的要回去！

但是江霞终没有勇气作回家的打算。家园虽好，但是江霞不能够回去，江霞怕回去，江霞又羞回去！这是因为什么？因为江霞的家庭不要江霞了？因为江霞在家乡做了什么罪恶逃跑出来的？因为江霞在家乡有什么凶狠的仇人？或是因为……啊！不是！不是因为这些！

江霞幼时在家乡里曾负有神童的声誉，一般父老，绅士，亲戚以及江霞父亲的朋友们，都啧啧称赞过江霞：这孩子面貌生得多么端正，多么清秀。这孩子真聪明，写得这么一笔好字！这孩子文章做得真好！这孩子前程不可限量！这孩子将来一定要荣宗耀祖的！……有几个看相的并且说过，照这孩子品貌看来，将来起码是一个县知事！有几个穷亲戚曾不断地说过，这孩子将来发达了，我们也可以沾一沾光，分一分润。这么一来，江霞简直是一个神童，江霞简直是将来的县知事，省长或大总统了。光阴一年一年地过去，人们对于江霞还是继续地等待着，称赞着，希望着。但是忽然于 1920 年元月，江霞的父母接到江霞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信上说，他现在决定到 R 国去留学，不日由沪动身，约四五年才能回国，请父母勿念等语。……喂！怎么啦！到 R 国去留学？R 国是过激派的国家，是主张共产共妻的国家，在 R 国去留学，这岂不是去学过激派，去学主张共产共妻的勾当？这是什么话？唉！江霞混蛋！江霞变了！唉！好好的一个江霞，现在居然这样糊涂。……家乡的一般人们，自从江霞到 R 国后，对于江霞的感情大变，大部分由称赞，希望，等待，转到讥笑，叹息，咒骂了。

江霞深深地知道这一层，知道自己的行为为家乡的人们所不满，所讥笑。江霞想道，家乡的人们从前所希望于我的，是我将来可以做官发财，是我将来可以荣宗耀祖，但是现在我回国后仅教一点穷书，每月的收入仅可以维持生活。并且……倘若我回去了，与他们怎么见面？说什么话好呢？喂！他们的那种态度，那种心理，那种习惯，那一切令人讨厌的样子……我真是不高兴与他们多说话！我真是不愿意回去与他们相周旋！我回去了之后能够躲在家中不见人吗？我的父母一定要逼迫我见人，一定要我与所谓父老绅士们相周旋，但是我怎么能忍受这个呢？还是不去的好！不回去，还是不回去！等一等再说罢！

但是，倘若仅仅只有这一个困难的问题，恐怕还是遏抑不住江霞要回里的打算。无奈对于江霞，还有比这更困难的问题，这就是他的婚姻问题。八九年前，江霞的父母听了媒妁之言，替江霞订下了一门亲事。当时江霞虽然感觉着不满意，但是因为年龄和知识的关系，只好马马虎虎地听着父母做去，未曾公然表示反对。后来江霞年龄大了，升入了 W 埠的中学，受了新潮流的激荡；一般青年学子群醉心于自由恋爱，江霞本来的性格就是很急进的，当然不能立于例外了。本来呢，婚姻是要当事人两方同意方能决定的，怎么能由父母糊里糊涂地拉拢？江霞从未见过自己的未婚妻生得什么样子：是高？是低？是胖？是瘦？是麻子？是长腿？是长腿？江霞联想象也想象不着，至于她的性格是怎样，聪明不聪明，了解不了解江霞的性情，那更是谈不到了。江霞真是有点着急！眼看着结婚的期限快到了，但是怎么能与一个不相识的女子结婚？倘若结婚后她是一个白痴，或是恶如夜叉，或是蠢如猪牛，那如何处置呢？想起来真是危险，危险得厉害！江霞除了读书和在学生会办事的时间，差不多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解决这个困难的问题上面。

这个问题能够拖延下去不求解决么？江霞在每次的家信中，曾屡次露出对于婚姻不满意，后来居然公开地向家庭说明，无论如何，没有与 W 姓女结婚的可能。这件事情可是把江霞的父母难住了！解除婚约？这怎么能办得到呢？这是古今中外未有的奇闻，至少是江霞的家乡百余里附近

未有的奇闻！办不到，绝对地办不到！况且 W 族是有势力的大族，族中有很多的阔人，他们如何能够答应？倘若他们故意为难，故意跑到县里去控告，或是纠众到门前吵闹……这将如何是好呢？哼！真是把江霞的父母为难死了！

江霞的父母无论如何不能答应江霞的要求！木已成舟，哪里还能再说别的话？江霞应当勉强一点罢，反正是办不到的事情。江霞的父母说，无论你要求什么都可答应，但是这个问题，请你不要使父母为难罢，办不到，绝对地办不到！江霞替父母想想，也实在觉着太使父母为难了。但是怎么能与一个不相识的女子结婚？谁个又能断定那个 W 姓女子不是瞎子，或是比夜叉还要凶些？唉！这也是绝对地办不到，无论如何办不到！江霞想来想去，也罢，等有机会时，我跑它一个无影无踪，使家庭找不到我，这婚姻当然结不成的了。现在不必向家庭说，说也没有用处。我跑了之后，看那 W 姓的父母怎样？他们能再逼迫我的家庭么？倘若他们能逼迫我的家庭，那么我的父母岂不能向他家要儿子？儿子都跑走了，还讲什么娶媳妇？好！就是这样办！

江霞所以要跑到 R 国留学，大目的虽然不见要躲避结婚，但是躲避结婚却为一附带的原因。江霞以为在 R 国过了几年之后，这婚约是大约可以解除的，孰知江霞回国之后，写一封信向家庭问一问婚约解除了没有，得到了一个回答：“没有！”唉！这真是糟糕！怎么办？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如出国前没有办法一样。事情是越弄越僵了！江霞的家庭天天等江霞回去结婚，他们的打算是：倘若江霞一回家，不问你三七二十一，愿也好，不愿也好，按着磕了头，拜了天地再说。江霞知道这种计划，时时防备这种计划。防备这种计划的好方法是什么？就是一个不回家！家乡有青的山，绿的水，家乡有一切引诱江霞要回里的东西，家乡的幽静实比这上海的烦杂不知好多少倍。江霞何尝不想回家？江霞为烦杂的上海弄得疲倦了，很想回家休息一下，但是一想到这一件危险的事情，回家的念头就打断了。唉！不回去，还是不能回去；

江霞的父母屡屡写信催江霞回家，但是江霞总都是含糊地回答，不是说等到暑假回家，便是说刻下因有事不能离开上海，总没说过一个肯定的回家的日期。江霞的家庭真是急坏了，特别是江霞的母亲！江霞是他母亲的一个小儿子，也是一个最为钟爱的儿子，现在有五六年未回家了，怎能令她老人家不着急，不悬念？江霞在家时是很孝顺母亲的；但是现在江霞虽离开母亲五六年了，而仍不想回家看看母亲，这实在要教母亲伤心了。她一定时常叹息着说：“霞儿！你这小东西好忍心啊！简直把老娘忘了！唉！我空在你的身上用了力气！……”江霞也常想象到这个，并且想起母亲的情形来，眼珠也时常湿润过。但是他还是不回家。他怎么能够回家呢？母亲啊！请宽恕你的儿子罢！

有一日，江霞自 S 大学授课回来，没有雇黄包车，顺着幽静的福煦路漫步。这时已四点多钟了，西下的夕阳将自己的金辉静悄悄地射在路旁将要发青的行道树，及散立着的洋房和灰枯的草地上。路上少有骄人汽车来往吼叫，不过不断地还时闻着喀哒喀哒的马蹄声。江霞看看路旁两边的景物，时而对夕阳唏嘘几下，时而低头做沉默的幻想。江霞很久地没曾这样一个人独自散步了——他回到上海后，即在 S 大学任课，天天忙着编讲义，开会，有闲工夫的时候即自己坐在笼子般的小室内看书，从未好好地散过步。一个人散步罢？没有兴趣。去找几个朋友？他们都忙得什么似的，哪里有闲工夫？找女朋友？江霞初回国时，几乎没有与女子接近的机会。不错，S 大学有很多的女学生，但是处在中国社会环境里，这先生去找女学生游逛，似觉还未成为习惯。你问了么？且在室内坐一坐，也只好在室内坐一坐！

江霞走着走着，忽然动了乡情：屈指一算，离家已是六年了；现在的时光正是那一年离开家乡的时光，虽然那时家乡的风景不似此时的福煦路上，但是时光是一样的啊。唉！忽然间已是六年了！这六年间的流浪的我，六年间的家乡景物，六年间的家庭状况……啊！那道旁的杨柳，母亲送我行时所倚靠的杨柳，还是如往年一样，已经发青了么？那屋后的竹林还是如当年一样的绿？小妹妹的脚大约未裹罢？母亲的目疾难道还没有好么？……杨柳，母亲，竹林，妹妹……一切，一切，不知为什么在此时都一齐涌进了江霞的忆海。江霞动了乡情了，动了回家的念头了。无论如何，还是要回家去看一看！难道说就从此不要家了么？江霞想到这里，忽然一辆汽车经过江霞身旁鸣的一声飞跑去了，把江霞吓的眼一瞪，即时又莫名其妙地鼓动了江霞的与前段思想相反的思想：回家？我将怎么样与那些讨厌的人们相周旋？我将怎么样能忍受那糊里糊涂的结婚？我将怎么样……不！不！还是不能回家去！

江霞在这一日上午，从四马路买书回来，因为乘电车，遇着一个外国人霸占着一个可以容两人坐的位置，而不让江霞坐下去。江霞骂了他几句，几几乎与他大打起架来。后来那位外国人让了步，但是江霞愤恨外国人蛮横，无理欺压中国人，所生的气到此时还未尽消下去。此时江霞又动了乡情，心中的情绪如乱麻也似地纷扰，要想找一个方法吐泄一下。江霞想起成都路头一家小酒馆来了，于是由回家的路，改走到这小酒馆的方向来。

“徐先生格许多时候没来哉！”

“阿拉有事体呀，哪能够天天来呢？”

“徐话，徐要吃啥酒，啥个小菜？”

“花雕半斤，牛肉一小碟，烧鸭一小碟，徐要快一点哉！”

江霞虽然前前后后在上海住了许多时候，但是他的上海话还是蹩脚得很。不过马马虎虎地他懂得茶房的话，茶房也懂得他的话。茶房将酒菜端上，江霞自斟自酌，想借酒浇浇胸中的块垒。谁知酒越喝得多，胸中的烦恼也就越增加，恨不得即刻搭车到吴淞口去投海去！想起外国人对于自己的无理，恨不得拿起刀来杀他一个老子娘才能出气！江霞不是一个狭义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以为凡是旅居中国的外国人都是坏东西，起码也有百分之九十九是的！江霞此时不愿意想起回家，结婚等等的事情，但是怎么能够呢？脑筋真是浑蛋！你教它不要想，而它偏要想！怎么办？江霞只是喝酒，一直喝到差不多要醉了。

这时已经有六点钟了。天还未十分黑，江霞踉跄地提著书包，顺着成都路，昏头昏脑地走将回来。刚一进客堂门，忽听着一个人问道：

“老三！你为什么回来这样迟呀？等得急死我了！”

江霞昏头昏脑地，双眼朦胧，即时未看出说话的人在什么地方，便是酒意已经被这“老三”字惊醒了。老三？在上海有哪个能够这样称呼江霞？江霞在上海的朋友中从未谈过家事，谁个晓得江霞是老三？就是有人晓得江霞还有两位哥哥，江霞是行三，可是绝对也不会拿“老三”来称呼江霞！老三？这是一个很生的称呼，然而又是很亲近的称呼。江霞自从六年前离开家庭后，自从与两位哥哥分手以来，谁个也没喊过江霞老三，现在江霞忽然听见有人喊他老三，不禁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老三”这个称呼真是熟得很啊！江霞与自己的两位哥哥分别太久了，平素忆想不出两位哥哥说话的声音，但此刻一听见老三两个字，使江霞立刻就明白了这不是别人的声音，这一定是大哥的声音。江霞好好地定神一看，客堂右边椅子上坐着三十来岁的中年人，身穿着黑

布马褂，蓝布长衫，带着一副憔悴的面容，啊，谁个晓得，这憔悴的面容不是由于生活困苦所致的？不是由于奔波积虑？……椅子上坐着的中年人只两眼瞪着向有醉容的江霞看，江霞忽然觉着有无限的难过，又忽然觉着有无限的欢欣。啊，原来是大哥，原来是五六年来见面的大哥。

“大哥你来了，你什么时候到的呀？”

“四点钟到的。我坐在此等了你两个多钟头，真是急得很！”

江霞见着大哥憔悴的面容。上下将大哥打量一番，即时心中有多少话要问他，但是从何处问起？平素易于说话的江霞，到此时反说不出话来。江霞的大哥也似觉有许多话要说的样子，但是他又从何处说起呢？大家沉默对看了一忽儿，最后江霞说道：

“走，上楼去，到我住的一间小房子里去。”

于是江霞将大哥的一束带着灰尘的小行李提起，在前面引导着大哥上楼，扑通扑通地踏得楼梯响，走入自己所住的如鸟笼子一般的亭子里。

“大哥，你怎么来的呀？”

“俺大叫我来上海看看你。你这些年都没有回去，俺大想得什么也似的！你在外边哪里晓得……”

江霞听到这里，眼圈子不禁红将起来了：啊！原来是母亲叫他来看我的！……我这些年没有回家看她老人家，而她老人家反叫大哥跑了好末远的路来看我，这真是增加我的罪过！这真是于理不合！……但是我的母亲啊！我岂是不愿意来家看看你老人家？我岂是把你老人家忘了？你老人家思念儿子的心情，我难道说不知道？但是，但是……我的可怜的母亲啊！我不回家有我不回家的苦楚！你老人家知道么？唉！唉！……

这时天已完全黑了，江霞将电灯扭着，在灯光的底下，又暗地里仔细地瞟看大哥的憔悴的面容：还是几年前的大哥，但是老了，憔悴得多了；从前他是何等的英武，何等的清秀！但是现在啊，唉！在这憔悴的面容上消沉了一切英武和清秀的痕迹。几年中有好么许多的变化！生活这般地会捉弄人！江霞静默着深深地起了无限的感慨。在这时江霞的大哥也瞟看了江霞没有？也许他也同江霞一样地瞟看：还是几年前的老三，这笑的神情，这和平的态度，这……还差不多如从前一样，但是多了一副近视眼镜，口的上下方露出了几根还未长硬的胡须。

江霞忽然想起来了：大哥来得很久了，我还未曾问他吃了饭没有，这真是荒唐之至！我应当赶快做一点饭给他吃，好在面条和面包是现成的，只要汽炉一打着，十几分钟就好了。

“大哥，你饿了罢？”

“饿是饿了，但是怎么吃饭呢？”

“我即刻替你做西餐，做外国饭吃，容易得很”，江霞笑着说。

做西餐！吃外国饭！这对于江霞的大哥可是一件新闻！江霞的大哥虽然在家乡曾经吃过什么鱼翅席，什么海参席……但是外国饭却未曾吃过。现在江霞说做外国饭给他吃，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心了。

“怎么？吃外国饭？那不是很费事么？”

江霞笑将起来了。江霞说，做真正的外国饭可是费事情，但是我现在所要做的外国饭是再容易，再简单没有了。江霞于是将自己洋布长衫的袖子卷起来，将汽炉打着；汽炉打着之后，即将洋铁的锅盛上水，放在汽炉上头，开始煮将起来。等水沸了，江霞将面条下到里头，过一忽儿又

将油盐放上，再过一忽儿就宣告成功了。江霞将面条和汤倒了一盘，又将面包切了几块，遂对大哥说：

“大哥，请你坐下吃罢，这就叫做外国饭啊，你看容易不容易？”

“原来这就叫做外国饭！这样的外国饭我也会做。”江霞的大哥见着这种做外国饭的神情，不禁也笑将起来了。

等到江霞的大哥将江霞所做的外国饭吃了之后，天已是八点多钟了。江霞怕大哥旅行得疲倦了，即忙将床铺好，请大哥安睡。江霞本想等大哥睡了之后，再看一点书，但是心绪烦乱，无论如何没有再看书的兴趣了，于是也就把衣服脱了跑上床去。江霞同大哥同一张床睡，江霞睡在里边，大哥睡在外边。上床之后江霞想好好地镇定地睡下去，免使大哥睡不着。但是此时脑海中起了纷乱的波纹。可怜的母亲，路旁的杨柳，大哥的憔悴的面容，日间所受外国人的欺侮……那最可怕的强迫的婚姻……那些愚蠢的家乡绅士，那 W 姓女也许是五官不正，也许是瞎眼缺腿……把江霞鼓动得翻来覆去无论如何睡不着。

江霞的大哥这一次来上海的使命，第一是代父亲和母亲来上海看一看：江霞是否健康？江霞的状况怎样？江霞做些什么事情？江霞是否不要家了？第二是来询问江霞对于结婚的事情到底抱着什么态度。他因旅行实在太疲倦了，现在当睡觉的时候，照讲是要好好地跑入梦乡的。但是他也同江霞一样，总是不能入梦。这也并不十分奇怪：他怎么能安然就睡着呢？他一定要把自己的使命向江霞说清楚，最重要的是劝江霞回家去结婚；当这个大问题没有向江霞求得一个答案时，他虽然是疲倦了，总也是睡不着的。他不得不先开口了：

“老三，你睡着了么？”

“我，我没有……”

“我问你，你到底要不要同 W 家姑娘结婚呢？”

江霞久已预备好了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料定他的大哥一定要提到这个问题的，所以不慌不忙地答应了一句：“当然是不要！”

“我以为可以将就一些儿罢！你可知道家中因你有多大的为难！俺伯几乎急得天天夜里睡不着觉！俺大也是急得很！……”

“我岂是不晓得这些？但是婚姻是一生的大事，怎么能马马虎虎地过去呢？W 姓的姑娘，我连认都不认得，又怎能同她结婚呢？……结婚是要男女双方情投意合才可以的，怎能随随便便地就……”

“老三，你说这话，我倒不以为然！古来都是如此的，我问你，我同你的大嫂子怎么结了婚呢？……我劝你莫要太醉心自由了！”

江霞的大哥说着这话带着生气的口气，这也难怪，他怎么不生气呢？全家都为着江霞一个人不安，而江霞始终总是这样地执拗，真是教人生气！江霞简直不体谅家里的苦衷，江霞简直不讲理！江霞的大哥想，从前的江霞是何等地听话，是何等地知事明理！但是现在在外边野惯了，又留了几年学……哼！真是令人料想不到的事情！

江霞听了大哥的口气，知道大哥生气了，但是怎么办呢？有什么法子能使大哥不生气？江霞不能听从大哥的话，不能与 W 姓姑娘结婚，终究是要使大哥生气的！江霞从前在家时，很少与大哥争论过，很少使大哥对于自己生过气，但是现在，唉！现在也只好看着他生气了。江霞又和平

地向大哥说道：

“大哥，我且问你，你与大嫂子结婚了许多年，孩子也生了几个，你到底好好地爱过她没有？……夫妻是不是要以爱做结合的？……”

江霞说了这几句话，静等着大哥回答。但是大哥半晌不做声。大哥听了江霞的话，把自己的劝江霞的使命忘却了，简直不知说什么话好！他忽然觉着有无限的悲哀，不禁把劝江霞的心思转到自己身上来：我爱过我的老婆没有？我打过她，骂过她，跟她吵过架……但是爱……真难说！大约是没曾爱过她罢？……结婚了许多年，生了许多孩子，但是爱……真难说！……

“倘若夫妻间没有爱，那还说得到什么幸福呢？”江霞隔了半晌，又叽咕了好么一句。

江霞的大哥又忽然听到从老三口中冒出“幸福”两个字，于是更加有点难受！幸福？我自从结过婚后，我的老婆给我什么幸福？在每次的吵架中，在日常的生活上，要说到痛苦倒是有的，但是幸福……我几乎没有快乐过一天！除了不得已夜里在床上同她……此外真没觉得幸福！江霞的大哥想到这里，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大哥，你叹什么气呢？”

江霞的大哥又忽然想到自己的使命了。他因为自己的经验，被江霞这一问，不知不觉地对江霞改变了态度。他现在也暗暗地想道：不错！婚姻是要以爱做结合的，没有爱的婚姻还不如没有的好！……但是他不愿意一下子就向江霞说出自己的意思，还是勉强向江霞劝道：

“老三，我岂不是不知道你的心思？你说的话何尝没有道理？但是，但是家里实在为难的很……家乡的情形你还不晓得么？能够勉强就勉强下去。”

“大哥，别的事情可勉强，这件事情也可勉强么？”

“这样说，你是决定的了？”

“我久已决定了！”

“哼！也罢，我回去替你想方法。……”

江霞听到此地，真是高兴的了不得！大哥改变了口气了！大哥与我表同情了！好一个可爱的大哥！大哥还是几年前爱我的大哥！……

江霞的大哥来上海的目的，是要把江霞劝回家结婚的，但是现在呢？现在不再劝江霞回去结婚了，而且答应了江霞回去代为想办法，啊！这是何等大的变更！江霞的大哥似乎一刹那间觉悟了：我自己已经糊里糊涂地受了婚姻的痛苦，难道说还要使老三如我一样？人一辈子婚姻是小事，我已经被葬送了，若再使老三也受无谓的牺牲，这岂不是浑蛋一个？算了！算了！老三的意见是对的，我一定要帮他的忙！我不帮他的忙，谁个帮他的忙？……唉！想起来，我却是糊里糊涂地与老婆过了这许多年！爱！说句良心话，真是没尝到一点儿爱的滋味！唉！不谈了！这一辈子算了！……江霞的大哥想到此地，决意不再提到婚姻的问题了：一方面是因为承认了江霞的意见是对的，而一方面又因为怕多说了反而增加了自己的烦恼。他于是将这个问题抛开，而转到别的事情上去。忽然他想起来了：家乡谣言都说老三到 R 国住了几年，投降了过激派，主张什么共产，有的并且说还主张共妻呢……喂！这的确使不得！与 W 家姑娘解除婚约的事情，虽然是很不方便，但我现在可不反对了。但是这过激派的事情？这共产？这共妻？这简直使不得！产怎么能共呢？至于共妻一层，这简直是禽兽了！老三大约不至于这样乱来罢。我且问他一问，看他如何回答我：

“老三，我听说你们主张什么过激主义……是不是有这话？”

“你听谁个说的？”江霞笑起来了。

“家乡有很多的人这样说，若是真的，这可使得不得！……”

“大哥，这是一般人的谣言，你千万莫要听他们胡说八道的。不过现在的世界也真是太不成样子了！有钱的人不做一点事，终日吃好的，穿好的，而穷人累得同牛一样，反而吃不饱，衣不暖，这是什么道理？张三也是人，李四也是人，为什么张三奢侈得不堪，而李四苦得要命？难道说眼耳口鼻生得有什么不同么？……即如刘老太爷为什么那样作威作福的？他打起自己的佃户来，就同打犯罪的囚犯一样，一点不好，就把佃户送到县里去，这是什么道理呢？什么公理，什么正义，统统都是骗人的，假的？！谁个有钱，谁个就是王，谁个就是对的！你想想，这样下去还能行么？……”江霞的大哥听了这些话，虽觉有几分道理，但总是不以为然。从古到今，有富就有穷，穷富是天定的，怎么能够说这是不对的？倘若穷人执起政来了，大家互相争夺，那还能了得？即如我家里有几十亩田地，一座小商店，现在还可以维持生活，倘若……那我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要被抢光，那倒怎么办呢？……危险得厉害！……

“你说的虽是有点道理，但是……”

“但是什么呢？”

“无论如何，这是行不去的！”

江霞的大哥虽然不以江霞的话为然，但总说不出圆满的理由来。江霞一层一层地把他的疑难解释开来，解释的结果使他没有话说。江霞又劝他不要怕……就算有什么变故，与我家虽然没有利，但也没有害。我家仅仅有几十亩田地，一座小商店，何必操无谓的心呢？你看，刘家楼有多少田地？吴家北庄有多少金银堆在那儿？我们也是穷光蛋，怕它干吗呢！……江霞的大哥听了这一段话，心又摇动起来了。他想：或者老三的意见是对的……真的，刘家楼，吴家北庄，他们该多有钱！想起来，也实在有点不公道！富人这般享福，穷人这般吃苦！即如我的几位舅舅，他们成年到雪里雨里，还穷得那般样子！哼……江霞的大哥现在似觉有点兴奋起来了。他不知不觉地又为江霞的意见所同化，刹那间又变成了江霞的同志。

“大哥，天不早了，你可以好好地睡觉罢！”

“哼！”

江霞的大哥无论如何总是睡不着。在这一晚上，他的心灵深处似觉起了很大的波浪，发生了不可言说的变动。这简直是在他的生活史上第一次！从前也曾彻夜失过眠，但是另一滋味，与现在的迥然不同。论理，说了这些话，应当好好地睡去，恢复恢复由旅行所损失的精神。但是他总是两眼睁着向着被黑影遮蔽着的天花板望。电灯已经熄了，那天花板上难道说还显出什么东西来？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总是两眼睁着，何况旁人么？也许江霞知道这其中原故？不，江霞也不知道！在乌黑的空气中，江霞不能看见大哥的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更不能看见大哥现在的神情来。江霞说话说得太多了，疲倦了，两只眼睛的上下皮不由得要合拢起来了。江霞可以睡觉了：既然大哥允许了代为设法解决这讨厌的，最麻烦的问题，那么事情是有希望了，还想什么呢？还有什么不安呢？江霞要睡觉了，江霞没有想到大哥这时是什么心境，是在想什么，是烦恼还是喜欢？……忽然在静寂的乌黑中，江霞的大哥又高声地咕噜了一句：

“老三！我不晓得我的心中现在怎么这样不安！……”

“哼！……”江霞在梦呓中似答非答地这样哼了一下。

“你所说的话大约都是对的。……”

“哼！……”

“……”

第二天江霞向学校请了一天假，整天地领着大哥游逛：什么新世界啦，大世界啦……一些游戏场几乎都逛了。晚上到大舞台去看戏，一直看到夜里十二点钟才回来。江霞的大哥从前未到过上海，这一次到了上海，看了许多在家乡从未看见过的东西，照理应该是很满意的了，很高兴的了。但是游逛的结果，他向江霞说道：

“上海也不过如是，这一天到晚吵吵闹闹轰里轰东的……我觉着有点登不惯……唉！还是我们家乡好。……”

在继续与大哥的谈话中，江霞知道了家乡的情形：年成不好，米贵得不得了，土匪遍地尽是……大刀会曾闹了一阵，杀了许多绅士和财主……幸而一家人还平安，父母也很康健……家中又多生了几个小孩子。……江霞这时很想回家去看一看，看一看这出外后五六年来变迁。他又甚为叹息家乡的情形也闹到了这种地步：唉！中国真是没有一片干净土！这种社会不把它根本改造还能行么？江霞想到此，又把回家的念头停止住了，而专想到一些革命的事情。

江霞的大哥过了几天，无论如何，是要回家了。江霞就是想留也留不住。在离别的三等沪宁车厢中，已经是夜十一点钟了，在乘客嘈杂的声中，江霞的大哥握着江霞的手，很镇静地说道：

“老三，你放心！家事自有我问。你在外边尽可做你自己所愿意做的事。不过处处要放谨慎些！……”

1926，4。

徐州旅馆之一夜

当从浦口开的火车到徐州的时候，已经是太阳西下了。陈杰生，一个二十几岁穿着学生制服的青年，从三等破烂的车厢下来，本希望即刻就乘陇海路的火车到开封去，——他这时非常急躁，想一下子飞到开封才能如意！他接着他夫人病重的消息，他夫人要求他赶快地来到她的病床前，好安慰安慰她的病的心境，借以补医药的不足。杰生在上海虽然工作很忙，什么学校的事，党的事，自己著作的事，……但是夫人病了，这可也不是一件小事！杰生虽然知道人化为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实在想生一双翼翅，嘟噜噜一下子飞到开封去，飞到他的爱人的病床前，与她吻，吻，吻。……当杰生坐在车厢的时候，甚怨火车走的太慢，其实火车走的并不慢，司机也并没有偷懒，无奈杰生的心走得太快了。呵，徐州到了！杰生一方面欢喜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一方面却恐怕不能即刻就转乘到陇海路的车。他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但是到此时，到他还未问车站管事人以前，他却在心中默默地祷告：“天哪！千万莫要碰不到车呵！上帝保佑，顶好我即刻就能转乘到陇海路的车。……”他下了车之后，手提着一个小皮包，慌忙地跑到车站的办事处，问有没有到开封的车。但是糟糕的很！车站办事处的人说，在平安的时候，下了从浦口开来的车就可以接乘到陇海路往开封的车，但是现在……现在是兵事时代，火车并不是乘旅客的，是专为乘兵大爷的，什么时候开车及一天开几趟车，这只有兵大爷知道，或者连兵大爷自己也不知道。……唉！现在就是这末一回事！……大约明天上午从开封总有开来的车罢，但是也不能定。……

杰生听了车站办事人的话，简直急得两眼直瞪，两脚直踉，不断地叫，糟糕！糟糕！糟糕！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呢？哼！没有办法，简直没有办法！杰生想道，“她现在的病状也不知到什么程度了，也许她久等我不到，更要把病加重了，也许她现在很危险了，……”但是光急是没有用处，急也不能把火车急得到手。倘若杰生与五省联军总司令有密切的关系，或者是吴大将军的要人，或者手中有几营丘八，那么杰生一定可以想办法把火车弄到，而没有这样着急的必要。但是杰生是一个穷书生，并且是一个……哪能够有这样的想头！没有办法，哼！简直没有办法！

杰生急得两眉直皱，心里充满了牢骚，愤恨，怨怒，但是无从发泄。向谁发泄呢？车站的人拥挤异常，兵大爷，商人，逃难的，男的，女的，大的，小的，只看见人头撞来撞去。是等车？是寻人？是看热闹？杰生当然没有工夫研究这些，因为自己的气都受不了了。他真想把自己的气发泄一下，但是向谁发泄呢？也许这拥挤的群众中，也有很多的人在生气，如杰生一样，或者他们也如杰生一样要把自己的气发泄出来，但是没有发泄的目标。杰生手提着皮包在人群中也乱挤了一阵，向这个瞧瞧，向那个瞧瞧，但没有任何的目的，不过是混时间罢了。

时候已经是不早了，既没有火车可乘，难道还能在车站过夜上？当杰生初下车时，有几个旅馆接客的茶房问过他要不要住旅馆，杰生彼时都拒绝了，但是现在火车既然没希望了，当然是要打算住旅馆的。但是住哪一家旅馆好？哪一家旅馆干净而且离车站近些？杰生第一次到徐州，关于徐州的情形当然是不清楚。杰生正在出车站门口意欲到街上找旅馆的当儿。忽然一个接客的茶房走到杰生的面前，说道：

“你先生要住客栈么？”

“住是要住的，你是哪一家的客栈？”杰生将接客的手中的招牌纸拿着看一看，“你的客栈在什么地方？离车站远不远？”

“俺们的客栈就在前边，请你老去看看罢，包管你合适。”

“也好，去看看再讲。……”

接客的茶房在前边引路，杰生在后边垂头丧气地跟着。杰生这时只是想着：明天有车没有？她的病怎样了？……徐州的旅馆好不好？贵不贵？……他也没有心思看街上的景象如何。原来这家旅馆离车站非常之近，不几分钟已经到了。杰生看看还干净，于是就在在一间八角大洋的房间住下。这时已经上灯了；杰生洗了脸吃了饭之后，孤单地独对着半亮不明的煤油灯坐着，心中万感交集，无聊至不可言状。他无论如何，摆脱不了一个问题：她的病怎样了？也许她久等我不到，病又因之加重了。……

谁个教他在这无聊的旅馆中坐着？谁个破坏了火车的秩序？谁个弄得他不能即刻乘陇海路的车往开封去，往开封去见病着睡在床上的爱人去？……杰生想到这些，不禁对于好战的、野蛮的、残忍的军阀，起了一种最无涯际的仇恨。杰生在此以前，当然也是很仇恨军阀的，并且他决定牺牲一切为着推翻军阀奋斗，为着解放被压迫的人民奋斗，但是从未曾像此时仇恨军阀恨得这样厉害！他这时仇恨军阀，几乎仇恨到要哭的程度了。但是仇恨只管仇恨，而火车还是没有。杰生尽管在凄苦的旅馆中对着孤灯坐着，尽管生气，尽管发牢骚，而那些破坏火车秩序的人们——五省联军总司令、胡子将军、狗肉大帅，及其他占有丘八的军官——总是在自己的华贵的房子里快活，有的或者打麻雀，有的或者吃鸦片烟，有的或者已经抱着娇嫩的、雪白的姨太太的肉体在睡觉，在那里发挥他们兽性的娱乐。怎么办呢？唉！想起来，真是气死人呵！唉！这名字就叫做气死人！

杰生不愿意多坐了，坐着真是无聊！正在欲解衣睡觉的当儿，忽然门一开，进来了一个茶房，不，这恐怕是账房先生罢，他头上戴着便帽，身穿着蓝洋布的长衫，似乎是很文明的样儿。杰生当然不便问他是茶房还是账房，只等他首先说话；既然进来了，当然是有话要说的。进来的人向杰生笑一笑，说道：

“先生就要睡觉么？天还早呢。”

“一路车上弄得我很疲倦，我现在要睡了。也不知明天有往开封的车没有，你先生晓得么？”

“不瞒你先生说，”他说着在门旁边一张小椅子坐下，“现在的事情，谁也说不定。自从打仗以来，津浦车和陇海车都弄得没准了。津浦车还好一点，陇海车可是糟透了！说不定三天两天才有一趟车。你先生到开封去么？”

“车站上办事人说明天或者有车，请你们好好地替我打听打听。我有要事，我明天是一定要走的。”

“你先生可不必着急，若真正没有车来，你怎么走呢？在徐州多玩一天也不要紧。……”

多玩一天也不要紧？杰生听了这句话，真是刺耳得很！不要紧？老婆病在床上，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了，难道说这还不要紧么？杰生真想打他一个耳光，好借此发泄发泄胸中的闷气。但是这一个耳光怎么好下手呢？你老婆病在床上，这并不是他，这位账房先生的过错呀！账房先生也没有叫火车不开，何况他说多玩一天也不要紧，这完全是安慰杰生的好意；难道说好意还要得到恶报么？杰生虽然要打他一个耳光出一出气，但究竟知道这是不应当的，所以终没做出这种愚蠢

的，不合理的事来。

“先生，”账房先生没有察出杰生内心所生的情绪，还是继续笑眯眯地说道，“徐州当然不能同上海比呢。自从打仗以来，俺们徐州闹得更糟，你先生在车站上没看见么？你看那些逃荒的，可怜的穷人！……”

“听说山东现在闹得更糟呢！”杰生皱着眉头说。

“可不是呢！山东的人民现在简直不能过日子！十七八九岁的大姑娘论斤卖，饿死的饿死，被军队杀死的杀死，说起来真是不忍听呢！先生现在的年头，大约是劫数到了。”

杰生听了账房先生的这一段话，心中顿如刀绞的样子。若在平素的时候，杰生一定要向他解释军阀之为害及人民受痛苦的原因，——这是每一个革命家所应当做的事情！但是杰生现在不知说什么话好，只是叹气。账房先生忽然掉转头，问道：

“先生，一个人睡是很寂寞的，找一个姑娘来陪伴罢……”

杰生听了这话，心中想道，这小子刚才所说的还像人话，现在怎么啦要我做这种事呢？这小子简直是浑蛋！简直不是好人！但杰生心中虽然这样想，表面还是带着笑说道：

“谢谢你，我不用，我觉着一个睡比两个人睡好。”

“先生，我替你找一位姑娘，私门头，乡下姑娘，包管你中意！叫来看看，好呢，你老就将她留下；不好呢，你老可以不要她。她不久从山东逃难来的，来到此地不过三四天，没有法子想，才做这种事情。我打发人去把她叫来，包管你合适。私门头，清爽干净。……”

“不，不，不要叫她来！我疲倦的很，要睡了。”杰生很着急地这样说，但是账房先生毫不在意，只是老着脸皮，笑着说道：

“不要紧哪，包管你合适！”

账房先生说着起身走了。杰生这时真是又气又急！又是一个“不要紧啦，”这种事情，也是不要紧么？我如何能做这种事呢？自己的爱人病在床上等我，倘若我现在干这种事情，宿窑子，这岂不是太没有良心了？这哪能干呢？况且以金钱买人家的肉体，……我还能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么？我岂不是浑蛋？不能干，绝对地不能干！而且我从没宿过窑子，难道说今夜把我的清白都牺牲了么？不能干，绝对地不能干！这位账房先生浑蛋！简直是浑蛋！……

杰生决定了无论如何不能干这回事情。他即时起来把床铺好，把衣解开，一下跳到床上躺下，可是他忘却把门关上，等到他想起下床关门的时候，一位姑娘已经走进门来了。杰生坐在床上，两眼一愣，不知怎么样办法是好；把她推将出去？或是向她说不要？或是请她坐下？怎么对付呢？杰生这时却真是难为住了！这位姑娘年约二十左右，身穿着蓝布的没有加滚的很长很长的外衣，完全代表一种朴实的北方的风味。一副很白净的，很诚实的面孔，迥然与普通的妓女两样，看来她的确是一个初次下水的乡下的姑娘。她走进门来，很羞赧地垂着头坐下，一声儿也不响。她的这种可怜的模样，弄得杰生向她起了无限的同情，杰生本想叫她出去，本想向她说，“我对不起你，我现在不需要你，”但是总是说不出口。杰生想道，倘若我叫她出去，这不要使她很难过么？这不要使人家笑话她么？她这样怪可怜的，……但是我又怎么能留她呢？我对不住我的病在床上的老婆，我对不住我的良心，……但是又怎么对付这一位可怜的姑娘呢？杰生找不出办法，忽然从口中溜出一句话来：

“你是哪里的人？”

“俺是山东人。”这位姑娘抬起头来，说了这一句话，又将头低将下去了。

“你什么时候到此地的？”杰生又不自主地问了这一句。

“刚刚才四天头。”

“你一个好好的姑娘家，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

“没有……法……子！……”

这位姑娘继续地说了这句话，带着很悲哀的，哭的声音。杰生听了这种声音，不知为着什么，一颗心不禁颤动起来了。“没有……法……子！……”唉！这一句话，这四个字，含着有多少的悲哀在里面！含着有多少的痛苦在里面！含着有多少人类的羞辱在里面！或者别人听见了这四个字以为是常语，毫不注意，毫不能引起心灵的感觉，但是杰生，杰生是一个真实的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如何能不感觉到这四个字的意义呢？杰生这时心里难过极了，即刻想把她抱在怀里，好好地抚摩她的头发，安慰安慰她的痛苦的心灵。杰生这时似乎把病在床上的爱人忘却了，这种忘却并不是因为杰生现在对于这位姑娘起了肉感，而是因为这位姑娘的悲哀把他的心灵拿住了。

大家沉默了一会。杰生还是没有找到对付这位姑娘的方法。杰生后来想道，给她几个钱请她回去罢，反正她是为着钱而来的。至于我留她过夜，这不是妥当的办法，而且我的良心绝对不允许我。……于是杰生向这位姑娘说道：

“姑娘，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给你几个钱，你可以回去罢！”

杰生说了这几句话，以为这位姑娘听了一定是答应的，可是这位姑娘抬起头来，两眼闪着悲惨的，令人可怜的光，向杰生哀求地说道：

“请你老爷做一点好事罢！……俺的婆婆是很厉害的，假若俺现在回去，俺的婆婆一定说俺得罪了客人，不会……俺一定要挨打！……”

“你的婆婆？你的婆婆逼你做这种事情？”杰生很惊异地问。

“也是因为没有办法，没有饭吃！……”

“你已经出嫁了么？你的丈夫呢？”

“俺是童养媳，丈夫还没有跟俺成亲，……他于数年前出去当兵去了，……到现在……他……他还没有消息。……”这位姑娘说着哭起来了。“俺也不知他是……死……还……还是活！……”

杰生看着她这种情况，自己的两眼内似觉也起了泪潮的样子；本想说一句劝她：“你不要伤心，不要哭了！”但是不知什么原故，语音总吐不出来。同时她的哭声如针一般刺得杰生的心灵。杰生这时也不顾一切了，跳下床来，拿着自己的手帕，为她擦拭眼泪，她也不拒绝。最后他抚摩着她的两手，很温柔地，慈爱地，说出一句话来：

“请你不要再哭了！……”

这时的杰生简直忘却了“请她出去，”他把她拉到床沿坐下，自己跳上床侧着身子躺着，请她为他叙述她的家事。她也忘却了她是为着什么来的，她此时深深地感觉到杰生对于她的温情柔意，——这并不是一个男子对于女子的温情柔意，这是一个人对于人的温情柔意。这位姑娘虽然到徐州才不过四天，但已经陪过三个所谓“客人”了，在这些客人之中，她似觉今夜这位客人有点异样，呵，其实她此时也忘记了杰生是客人之类了。别的客人曾搂过她，紧紧地搂过她；曾吻过她，很响地甜蜜地吻过她；曾说过一些情话，很多很多的情话；但是这位客人也不搂她，也不吻她，

照理讲，她应当感觉他不喜欢她了，然而她今夜的感觉为从前所未有过，虽然她说不出这种感觉是如何的深沉，是如何的纯洁，是如何的可贵。她是一个无知识的，可怜，乡下的女子，或者是一个很愚钝的女子，但她能感觉得这位客人与别的客人不一样，绝对地不一样。当杰生跳上床侧下身子的时候，她睁着两只有点红肿的、射着可怜的光的眼睛，只呆呆地向着杰生的面孔望。杰生这时也莫名其妙她心灵上有什么变动；他躺好了之后，即拉着她的右手，向她说道：

“请你详细地向我说一说身世罢！”

“好！……”

她于是开始叙述她的身世：

“俺娘家姓张，俺原籍是山东济南府东乡的人。俺爹种地，当俺十岁的时候，俺妈死了，俺爹因为无人照顾俺，又因力俺家穷将下来了，于是就把俺送到婆家当童养媳。俺婆家也是种地，离俺家有五十多里地，那时俺婆家还很有钱。起初，俺婆婆待俺还不错，俺公公也是一个好人。过了几年，俺公公忽然被县里的军队捉去了，说他通什么匪，一定要枪毙他。俺婆婆那时哀告亲戚家门想办法救他，可是谁也不愿出力，俺公公终归冤枉死了。”

“那时俺已经十四岁了，听见公公死了，只整天整日地陪着婆婆哭。俺丈夫那时是十六岁了，他很老实，很能做活，俺公公死后，种地全都仗着他。俺公公死后第二年，俺乡天旱将起来了，到处都起了土匪，老百姓种地也种不安稳了。俺丈夫听了一位邻家的话，说吃粮比种地强得多，不吱声不吱气地跑了，哼！一直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她说到此地眼泪又掉下来了。

“这五年简直没有得着他的音信么？”杰生插着问，同时递手帕与她拭泪。

“简直一点儿也没得着！”她拭一拭眼泪，又继续呜咽着说道，“谁晓得 he 现在是死，……是活，……俺的命真苦！……”

“自从他跑了之后，俺同俺婆婆就搬到城里找一间破房子住着。俺替人家浆洗补连，天天挣点儿钱糊嘴。俺婆婆时常不老好，害病俺只得多干些儿。中间有人向俺婆婆说，劝俺婆婆把俺卖掉做小（即小老婆），幸亏俺婆婆不答应。俺婆婆那时还希望俺丈夫回来呢。”

“俺婆俩这样也过了四五年。谁晓得俺山东百姓该倒霉，来了一个张督办，他的军队乱搞，奸淫焚掠，无所不为，实在比土匪还要凶些！现在山东简直搞得不成样子，老百姓都没有饭吃。俺在山东登不住了，俺婆俩所以才逃难到此地来。谁知天老爷不睁眼睛，俺的几个钱又被哪一个没良心的贼偷去了。……唉！……幸亏这个旅馆的账房先生是俺公公的交好，他把咱们收留在他的家里住着。”

“就是叫你来的这位账房先生么？”杰生问。

“是的。”

“是他逼你做这种事情么？”

“俺，俺也不晓得，……俺婆婆说，若俺不做这种事情，俺婆俩就要饿死。……俺起初不愿意做这种事情。俺怎能对得起俺爹和俺妈生俺一场呢？……后来俺婆婆打俺一顿，俺才没法子，……”她说到此地又放声哭起来了。杰生又安慰她两句，替她拭拭眼泪，她才停止哭。沉默了两分钟的光景，她又叹了一口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俺的命真……真苦！……”

唉！可怜的，命苦的，不幸的姑娘！杰生听了她的一段简单的，然而充满着悲哀的，痛苦的

历史，心灵上说不出起了多少层颤动的波浪。难道说这种残酷的命运是应当的？这样朴实的，心灵纯洁的，毫无罪恶的姑娘，而居然有这种遭遇，请问向什么地方说理呢？唉！这就叫做没有理！……杰生又想起山东人民受苦的状况，那种军队野蛮的情形，“十八九岁姑娘论斤卖”，喂！好一个可怕的世界！可怕！可怕的很！杰生不由得全身战栗了。这位姑娘又悲哀地重复了一遍：

“俺的命真苦！……”

唉！命苦！命苦岂止你一个人么？……

时候已经快到夜半了。杰生看看手表，知道是应当睡觉的时候了，而且杰生因旅行，因受刺激，精神弄得太疲倦了，应当好好地休息休息。但是这位“陪陪伴”的姑娘呢？请她出去？已经半夜了，请她到什么地方去呢？不请她出去？……到底怎么办呢？杰生想来想去，只得请她在床那头睡下，而且她说了这些话，也应当休息一下了。好，请她在床那头睡！这位姑娘很奇怪：这位客人真是有点两样！他叫我来干什么呢？……但是她想道，这位“客人”真是一位好人！

两个人两头睡，一觉睡到大天光，杰生醒来时已经八点钟了。当杰生醒来时，姑娘还在梦乡里呢。杰生将她推醒；茶房倒水洗了脸之后，杰生从皮包里拿出七块大洋与她，说道：

“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怎好拿你老的钱呢？”

“不拿钱？不拿钱，你回去又要挨打了！”

姑娘将钱接在手里，两眼放出很怀疑的、但又是感激的光，呆呆地向杰生看了一忽儿，于是慢慢地走出门去了。

……杰生是等到往开封的车了。杰生在三等拥挤乱杂而且又臭又破烂的车厢中，左右看看同车的乘客，大半都是面皮黄瘦，衣服破烂，如同乞丐一样的人们；又想想那位姑娘的遭遇及自己老婆的病和自己的身世，不禁很小声地沉重地叹道：

“悲哀的中国！悲哀的中国人！……”

1926年9月3日

寻爱

青年诗人刘逸生，虽然尚未完结大学生的生活。然而他的名声已经传扬海内了。他出了一部诗集名为《春之花》，大半都是歌咏爱情的，情词婉丽，脍炙人口。大家都以为他是天才的诗人，就是他自己也常以天才的诗人自许。真的，刘逸生真是天才的诗人！倘若他能继续地努力创作，又谁能断定他将来不是李白，苏东坡，袁子才，或是德国的海涅，法国的米塞，英国的夏芝呢？……可是近一年多以来，读者们总未看见刘逸生有什么创作出世，似乎他完全绝了笔的样子。有些爱好文学的人们一到一块儿总要谈论到刘逸生的身上来：刘逸生真是一个有天才的诗人，可惜近一年来不知怎的一点儿东西也没有了。……是的，这的确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好的诗人绝了笔，而现在这些蹩脚货倒扭来扭去，真是有点讨厌！若是刘逸生还继续创作下去，哼，那恐怕倒有点希望。……

大家都在想念刘逸生，大家都为着刘逸生可惜。但是我们的天才诗人刘逸生为什么就绝了笔？绝笔之后还干些什么？难道说死了不成？不，刘逸生还继续在活着，不过他现在虽然也天天执笔写字，但是所写的不是令人神往的美妙的诗章，而是粗糙的、无味的工会的通告。说起来，这件事倒也有点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天才诗人放着好好的诗不去做，而来干这种非诗人所应干的勾当？难道说刘逸生得了神经病？发了疯？不，刘逸生现在还是一个神经健全的人，并且没有得了什么病症。倘若把他拉到很亮的地方一看，或是仔仔细细地一看，他的面孔还是如从前一样的白净，他的微笑还是如从前一样的温柔，说出话来的声音还是如从前一样的好听，并没有令人断定他是病人的征象。但是他的脑筋中的思想却变了：从前总是思考着怎么样才能做得好诗，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大诗人，……现在他却思考着怎么样才能将工会的势力扩张，怎么样才能制服资本家的阴谋。……奇怪的很！在思想上，刘逸生前后宛如两人。为什么刘逸生变到这个程度？这大约是为读者所急于要知道的罢。好，我现在就说与读者听听。

那也是诗人的本质，刘逸生生来就是多情的种子。当他成为诗人而且享盛名的时候，刘逸生越发多情起来。读者请君想想：倘若刘逸生不是多情的诗人，那他怎么能写出温柔艳丽令人神醉的爱情诗来？刘逸生是新式的诗人，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虽然不能找出许多怜香惜玉的句子，虽然不能找出如旧式诗人那一种愿做护花主人的情绪，但是这又有什么要紧呢？你看他的独创的句子：“爱情的花心为何这般香嫩”？“妹妹呀！愿你那两座娇嫩的乳房做我终身甜蜜的坟墓”！“你听一听我的心弦上弹的是怎样温柔的调子”？“……”这种诗句真是麻醉读者的心灵，同时证明刘逸生是一个天才的爱情的诗人，照理讲，这样多情的诗人应当好好地过着爱情的生活，应有多得着女子们爱慕他的机会，换一句话来说，刘逸生不愁没有女人来爱他，——美丽而多情的女子应当要爱这种多情的诗人！多情的诗人不去爱，还要爱什么人呢？倘若我作者是个女子，也许我要写几封甜蜜的信给他，表示我爱他，并且还要要求他爱我，时常在我面前漫吟那温柔的诗句，……更进一步，也许我要求与他结婚，与他永远过着诗的美梦。可惜作者不是一个女子！就是讲起面貌来，刘逸生也还生得可观，虽然没有宋玉、潘安那那般漂亮，但也没有像李逵那样黑得怕人，像《歌场魔影》中的主人公依利克那样丑得特别。刘逸生的确生得还不错！他的面貌虽然没有像

他的诗那样的美丽，但也并不讨厌人。就使面貌生得不十分好，只要诗做得动人，只要能文名闻海内，哪还怕没有女子来爱他吗？如此，在起初的时候，不但别人以为刘逸生的恋爱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就是刘逸生自己也何尝不是如此地自信呢？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我们的多情的诗人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爱人，还没有接着一封美丽的女子寄给他的情书。也就因为这个原故，刘逸生把做诗的笔扔掉了，现在专门坐在一间枯燥的工会办公室里。……

刘逸生在美术大学读书的时候，一切都好，诗也做得好，名声也好，但是有一点不好：少了几块大龙洋用。刘逸生所以能在大学读了三年半书，全靠自己东西筹措，穷家庭是没有接济的。经济状况既然困难，所以刘逸生的衣装就使刘逸生在人前不能生色。虽然我们的诗人在各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诗篇，并且出版了一部诗集，但是现在的社会是没有钱给诗人用的。于是刘逸生都好，谁个也不能说他一句坏话，惟有缺少几块大龙洋用。刘逸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常常想道：钱算得什么一回事？爱情是超出于金钱之外的！卓文君看中了司马相如，红拂私奔李卫公，这是多么好的逸事呀！也许一朝有一个天仙似的女子，具有侠义的温情和特出的识见，来与我……呵呵，我是一个诗人呀！我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呀！难道说就没有女子认识我么？银钱算一回什么事情呢？爱情不应当顾及到这些。……刘逸生总是这样想着，对于自己恋爱问题的前途并不抱悲观。可是光阴一天一天地过去，刘逸生在美术大学中然已读了两年多书，虽然也负了诗名，但未见有任何一个女子来爱他，同时因为年纪大了，刘逸生的确起了强烈的爱情的需要，非急于解决恋爱问题不可。刘逸生天天盼望他的理想中的女子来爱他，但总没见着她的影子。刘逸生于是渐渐着急起来了！糟糕的很！现在还没有弄得一个爱人，等到年纪老了怎么办呢？况且我是一个诗人，诗人没有一个好爱人还能行吗？倘若我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爱人，倘若有一个美丽的女子来爱我，那我将写出更好的、更动人的诗来，……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来爱我呢？女同学倒也有十几个，密斯李，密斯叶，密斯周，大致还不错，但不知为什么都不注意我！为什么她们不来爱我？这真是怪事！难道说瞎了眼睛吗？……密斯叶看起来倒有点风韵，态度一切都还好，几笔画也秀逸得可爱，照讲她可以了解我的诗人的心情，可以明白什么叫做艺术家的爱，但是她为什么与一个轻浮粗俗的男子来往？因为他有钱？因为衣服穿得漂亮些？真是怪事！……刘逸生一天一天地奇怪为什么没有一个女子爱他，同时他要恋爱的欲望愈切。他想道，这恋爱的问题真是要急于解决，否则，于精神上，生理上，都觉得不方便，都觉得有缺陷也似的。

光阴如箭一般地飞跑，绝没有一点儿迟疑的停歇。虽然刘逸生总是天天等着理想中的女子来爱他，但是时间却没有一点儿等候的忍耐性，它总是催着人老，总是催着人增加自己的岁数。刘逸生不觉地在美术大学已到三年级的光景了，但终没有等候着哪一个女子来爱他。他于是一天比一天着急，一天比一天烦闷，因之，他所写出来的诗渐渐表现出来一种烦闷的情绪。这也难怪我们的诗人弄到这步田地：恋爱的问题不解决，真是于精神上，于生理上，都觉着有巨大的缺陷！恋爱是青年的一个大要求，况且是我们的多情的诗人刘逸生？诗人不能得着一个美人作为伴侣，这简直是缺少所谓司文艺的女神呀！这是不应当的事情！刘逸生渐渐地想道：莫非是我还没有明白女性的心理？莫非是女子是不愿意做主动的？莫非是恋爱一定要自己去寻找？也许是这样的吧，待我试一试。……刘逸生每每想到此地，脸上不自觉地要发起烧来，暗暗地起了一种羞意。但是恋爱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不解决简直不能了事！好，一定去进行寻找罢！

于是刘逸生就进行去寻爱。

我们的诗人第一次寻爱寻到密斯叶的身上。密斯叶在美术大学中要算得女学生中的第一朵花了。刘逸生老早就看中了她，老早就想道，密斯叶虽然不是理想中的爱人，但是她那一双秀媚的眼睛，珠红的嘴唇，风韵的态度，又兼之会绘画，的确是一位可爱的女性。不过从前刘逸生所以没向她进行，是因为刘逸生想道，她一定是要求先向他表示爱情的，于是他慢慢地等着她的爱，但是一等也不见来，二等也不见她注意，只等得刘逸生失去了忍耐性。现在刘逸生真是等得不耐烦了，不得不变更战略，改用进攻的方式。真是难为了我们的多情的诗人！他想出种种方法与密斯叶接近，与密斯叶谈话，在谈话之中，他渐渐现露自己诗人的心情。他百般向密斯叶献殷勤，使密斯叶感觉他在爱她。但是密斯叶一者是因为另有所恋，二者是因为自身本是娇艳的玉质，美丽的鲜花，没有感觉这位穷诗人有可爱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刘逸生徒耗费了满腔心血，只落得她以一个白眼相赠。刘逸生渐渐觉得没有达到目的的希望，于是就失望，于是由失望而愤闷：

“唉！这一班女学生都是肉的！只是做小姐和姨太太的材料，懂得她娘的什么艺术。懂得她娘的蛋！唉！……”

我们的诗人真是愤闷极了！密斯叶真是没有眼睛！……在刘逸生初向密斯叶进行的时候，同学们还不注意，后来他们渐渐觉得了。他们不但不向刘逸生表示同情，不但不希望这一个女画家和一个男诗人成为有情的伴侣，而且在暗地里笑刘逸生不自量，笑刘逸生是傻瓜。有一天晚上，刘逸生顺便走过一间同学寝室的门外，听见里边谈得很高兴，不禁停了一步，恰好听着一句：

“你看！刘逸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

刘逸生也不再听下去了，闷闷地，如失了神气似的，走到自己房里，就躺下，连晚饭也不去吃了。这一夜刘逸生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总觉着受了莫大的羞辱，一定要哭一场才能快活。刘逸生不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吗？刘逸生不是一个名满海内的诗人吗？一个名满海内的天才的诗人受了这种轻蔑的侮辱，想起来是何等的恼人！刘逸生真是要气死了！

我们的诗人转过念头一想：女学生大半都是小姐出身，目中只有金钱势利，原来是靠不住的。她们只预备做太太或姨太太，或博士夫人，绝对不了解艺术是什么东西，当然更不了解我诗人的心情。私奔李卫公的红拂，《桃花扇》中的李香君，这都是风尘中的人物，然而竟能做出千古的韵事。我要找爱人还是在风尘中找吧！是的，女学生没有什么多大意思！讨厌的很！……忽然“新世界”的小黑姑娘的影子闪到刘逸生的脑里：不高不低的身材，一双浓而俏丽的弯眉，一个垂在耳旁的、有特殊意味的小髻，黑得如乌云一般的头发，未唱而先带笑的神情，但是又很庄正的，风韵的态度，那唱起来如莺歌燕语的声带，……刘逸生不自禁地自己笑了一笑，想道，小黑姑娘的确还不错，的确像一个艺术家的样子，今晚不如去听她一曲大鼓，借此解解心中的闷气。刘逸生到了“新世界”“自由厅”，故意跑到前一排坐着，为着好听得清楚看得明白些。还未到小黑姑娘登台的时候，先看了一场童子技击，三弦打戏，刘逸生心中有点不耐烦，只希望他们赶快从台上下去，好让小黑姑娘上来。结果，小黑姑娘上台了。刘逸生仔细一看，（刘逸生虽然时常到“新世界”来，但总未有过如今今天这样地将小黑姑娘看得仔细！）更觉着小黑姑娘艳而不俗，的确是有艺术家的风韵！这时我们的诗人想道：小黑姑娘的确很不错！若我能将她得到手里，一个是诗人，一个是歌女，岂不也是一番佳话吗？……刘逸生于是也没有心思听小黑姑娘唱的是哪一段，是《锤子期听琴》还是《三堂会审》，只顾两只眼睛望着小黑姑娘口动，满脑子想一些与小黑姑娘恋爱的事情。忽然刘逸生莫明其妙地叹了一口气：

“唉！风尘中真有好女子！”

我们的诗人越想越觉得小黑姑娘可爱，决定要在小黑姑娘身上用情。从此以后，他就接连来“新世界”许多次，名为听小黑姑娘的大鼓，其实是他想借此博得小黑姑娘对于自己的注意，换一句上海话来说，我们的多情的刘逸生想与小黑姑娘吊膀子。但是奇怪的很！有艺术家风韵的小黑姑娘总未曾将自己那双俊眼的秋波向着刘逸生送过。难道说她也瞎了眼睛不成？为什么不能感觉到有一位天才的诗人在台下睁着两眼在求她的爱？刘逸生又渐渐懊恼起来了；心中想道，到底是无知识的女子，终久不过是哪一个阔老的姨太太，……可惜！……倘若她能了解我，那是多么好的事情呵！……

有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我们的诗人正在台下向着台上的小黑姑娘痴望，忽然觉得小黑姑娘经过自己的头上打一道无线电，回头一看，呵，原来他背后隔两三排的光景，坐着一位穿西装的漂亮的少年：满嘴的金牙齿，手拿着雪茄在那里吸，带着几颗明亮发光的钻石戒指。他的面孔虽然并不大美，但是他一身的服装，的确使他在人群中特别出色。倘若刘逸生与他比起来，那简直糟糕的很，不过一寒酸小子而已！不错，刘逸生会写出很美丽的诗章，但是在人群中，人们只晓得看外表，谁要听你的臭诗呢？刘逸生在这种环境中简直显不出自己长处来！……刘逸生看了这位少年之后，觉着他的希望又完全消灭了。小黑姑娘还未将一曲大鼓唱完，刘逸生已经坐不住了，不得已，垂头丧气地走出了“新世界”。走出了“新世界”门口，刘逸生摸摸腰中还有几角小洋，决定往“太阳公司”去吃两杯咖啡，吃了之后，好回到家里去困觉。完了，一切都完了！还有什么希望呢？唉！简直没有希望了！

“太阳公司”有两个下女，（或者称为女招待？糟糕的很！连我作者也弄不清楚！）都不过十八九岁的光景；生得都颇不俗，妆饰得也很素雅。刘逸生也曾来过此地几次，对于这两位下女，也曾暗暗地赏识过，并曾向朋友说过：“太阳公司的两位下女还不错！……”但他从未有过要爱她们的念头。这次从“新世界”失败来到“太阳公司”，满腹牢骚，无可告诉。他坐下后，即有一个年轻些的女子走到面前，笑吟吟地问他要吃什么，问了之后，就恭恭敬敬地端上一杯咖啡来。这时刘逸生想道：“也好，到底有一个女子向我笑了一下，而且端一杯咖啡给我吃呵！……”于是刘逸生满腹的闷气也就消散了一半。不料“太阳公司”的下女也是同“新世界”的小黑姑娘具有同样的脾气的。这位年轻的下女将咖啡端给刘逸生之后，就到他隔壁坐着四位穿西装少年的桌子那边去了，她同他们又说又笑，几乎把刘逸生忘却了的样子，或者竟没把刘逸生放在眼里。这几位西装的少年个个都眉飞色舞，就同暗暗地故意地讥笑刘逸生的样子：“你这样穷酸也来吃咖啡么？你这样阿木林也想来同女子吊膀子么？只有我们才配呢！……”刘逸生越看他们越生气，越生气越觉着他们在侮辱他。他于是在咖啡店也坐不住了！

到什么地方去呢？回家困觉？还是到黄浦江去投水？……我们的多情的诗人至此时不禁流下了几点眼泪。

自这一次失败之后，刘逸生渐渐对于自己怀疑起来了：什么是天才的诗人？天才的诗人有什么用处？为什么我到处遭人白眼？为什么这些女子们对于我这般的轻视？难道说恋爱都在金钱的问题上？难道说人的服装比人的心灵要贵重些？……我们的诗人思想尽管思想，怀疑尽管怀疑，然而总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一个罗曼蒂克 Romantic，绝对不愿意相信恋爱要以金钱为转移！他想道，倘若事事都依赖着金钱，神圣的恋爱也要依赖着金钱，没有金钱就

不能恋爱，那末这是什么世界呢？什么理想，什么纯洁，什么神圣……，岂不是都被玷污了吗？这又怎么能行呢？我们的罗曼蒂克，无论如何，是不愿意相信的！

刘逸生虽然遭了失败，遭了侮辱，然而并没有完全灰心。他每每自慰道，也许我碰着的都是鬼，都是一些无心灵的蠢物，也许真正的理想中的女子我还没有遇着。倘若我能多注意一点，终究是可以找得到的。……我们的诗人既有这般的自信心，所以还继续寻爱，还抱着希望。是的，“有志者事竟成”，“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难道说连一个女子都找不到吗？何况刘逸生是一个名闻海内的天才诗人？……

“神仙世界”开幕了。别的游戏场的茶房都是男子充当，而初开的“神仙世界”独翻出新花样，雇一些年轻的女郎们充当茶房，借此以招来顾客。大约在上海爱白相的人们，尤其是一般纨绔青年，总都要来此参观一下。我们的诗人当然非纨绔青年，但还总是年轻人，一种好奇心当然也不落他人之后。是的，去看一看又何妨？且看看女茶房到底像什么样子！也许其中有几个好的也未可知。……如是我们的刘逸生就决定花费三角小洋（别的游戏场的入场费是小洋二角，而“神仙世界”所以要三角者，是因为里边用的是女招待，最后一角小洋算为看女招待的费。）到“神仙世界”逛一逛，看看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刘逸生又想到：“……况且听说白云鹏现在在‘神仙世界’说书，久已未听他了，何妨就便去听一听？……”

刘逸生进了“神仙世界”周围转了一遭，果然见着有许多风致翩翩的女招待，一切神情行动比男茶房要文雅得多了，使人感到一种别趣。他心中暗暗地想道，呵呵，原来如此，怪不得入场券要三角小洋了。刘逸生是爱听大鼓的，别的什么滩簧，什么文明新戏，他不愿意看，并且看了也不懂。最后他找到了说书场，找一个位置坐下，其时白云鹏还未登场。在这个当儿，忽然一个二十来岁的女茶房走到他的面前，笑咪咪地，轻轻地问一声，先生要吃茶还是开水呢？

“拿一杯开水来吧！”

刘逸生说了这句话，定睛一看，见着这位女茶房虽然没有闭月羞花之貌，然而也温雅不俗。心中想道：“女茶房有这个样子也算不错了！……她对我的那般温柔的笑容，那种殷勤的神情，……不错，的确不错！……倘若她能了解我，唉！那我也就……风尘中是一定有好女子的。……”这位女茶房将开水端来之后，即招待别人去了，没有工夫来同刘逸生谈诗，更没有工夫来问刘逸生在想什么。我们的诗人的肚量也很宽，并不计较这些，以为她既然是女茶房，那么她当然也要招待别人的。白云鹏上场了，好，不去管她招待不招待，且听一听白云鹏的《费宫人刺虎》罢。……

时间是已经十一点多钟了，刘逸生应当回寓安寝，第二天还是要好好上课的。刘逸生向荷包一摸，摸出有三十多枚铜元的样子，将女茶房喊到交给她。读者诸君，你们要晓得这是刘逸生第一次的特别行动！在“大世界”，在“新世界”，或在“天韵楼”，一杯开水不过给十几枚铜元足矣。现在我们的多情的诗人，因为优待女茶房起见，所以多给十几枚铜元，以为如此做去，这位女茶房一定要说一声谢谢。谁知事情真有意料之外的：这位“温雅不俗”的女茶房见着这区区的三十几枚铜元，即时板起鄙弃而带怒的面孔来。说道：

“哼，就是光茶钱也要两毛钱呢，况且还有小账！你先生太不客气了！……”

刘逸生见着她那种令人难看的神情，听着她那种难听的话，真是把肚子都气得要破了！说什么话才好？骂她？打她？怎么样对付她？唉！简直真正岂有此理……这时刘逸生感觉到从未感觉过的侮辱，几几乎气得要哭！又似觉许多眼睛都向着他望，他更觉得难受之至！但是怎么办？简

直没有办法！刘逸生不得已气忿忿地又掏了两毛小洋掼在桌上。心中想道：“唉！算了！你算是大王爷！从前向我笑也是为着几个钱，现在这般侮辱我也是为着几个钱，横竖是几个钱在作祟，反正是钱，钱，钱！……”

刘逸生这晚回家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的思潮如浪一般使着他抛去一切的诗人的幻想。他肯定了：现在的世界是钱的世界，什么天才的诗人，什么恋爱，什么纯洁，简直就是狗屁！……第二天他将自己所有的诗稿一概赠送火神，誓再不做诗了。从这日起我们的诗人就与文坛绝了缘：后来“五卅”运动发生，他看出工人运动可以寄托他的希望，可以在工人运动上扫除自己所经受的耻辱，可以更改现在的世界。……

1926年10月24日